

方氏族譜

世宗公字天
字可菴秘監
房抗吳派庭
室公之孫字
瑞甲中二監奉

巴陵通守方君墓誌銘

劉克莊

方君名本長官為莆鉅宗長官六子秘書少監仁岳者其後尤顯

世至君之曾祖監在承議即提舉廣東學事祖廷實左朝散即宗

正少卿兩世俱贈大中大夫父盛朝奉大士南恩州贈大中大夫

亦君以父任為藤州鐔津衛再調宜山丞會族兄寶謨公信孺使

虜軍前議和請君輔行遂以樞密督視行府準備差遣為使屬虜

許寶謨見堂上餘班堂下君爭虜不能奪伴話老狂靈考奴

君君愠見責之又欲以佩刀易君劍君曰吾以所乘駒易子之馬

可乎虞曰官馬不可易君亦曰官劍也時君年二十六往返者再
循三資為惠州判官循州長官今縣與汀贛潮梅文襄岡阜深阻
姦宄伏藏君弛鹽禁而盜清蠶舍庫隘絃誦稀少君作私學而士
邦改秩知玉山縣先是長官多以不治譴去君至邑大治邊事起
市軍需造戎器江東西騷動君才高上無乏與下不知擾餘力新
玉虹橋以郡以治狀聞通判雷州丁母太令人鄭氏憂服闋主管
仙都觀通判岳州民間有巨訟州縣有難事大官必曰非李退之
不可郡瀕洞庭丁亥夏潦民皆筏居君適慮囚僚郡所過行視水

災擅發常平米賑贍常平使者董與幾聞而賢之與提刑交薦權
州事前守童堽拘抽客米未用也總領檄取之君曰木屬州不
總領與君可矣因言州頃被火未復舊觀盍留其半以葺州乎總
領怒誣奏君興土木為游觀君去不以罪岳人追送彩旗蔽路于
鼎山川辟萬州廣西辟潯州皆不報嗚乎善事上官柔也不畏強
禦剛也挾貴征利勢也守職抗論理也國家于士大夫欲其剛不
欲其柔欲其徇理不欲其徇勢而君之所遭如此蓋剛不勝柔理
詘于勢其來久矣噫夫君仕宦三十年常借僧屋以居歸自巴陵

始學舊書盛疾始脾胃以紹定二年四月二日卒于寢官至朝散郎

年四十九配林氏封安人五子長鈞次鏞先卒次鏞以某年

某月某日葬文賦里北山吳坑之原君玉立美大髯風度蕭散琴書

猿鶴不離左右心悟筆法大字勁拔得瘞鶴之意小楷遵媚有黃

庭之韻詩律尤高以后山為師故家之美子吾黨之快士也然為

人精鍊不以清談自放早孤苦貧其歷官成家皆辛苦自致不緣

他人使天假年豈不為材公卿非夫君諱世京字可大自號可菴

銘曰宗卿仗節遇故宮手攀金陵栢號悲風還奏有淚濺袞龍紹興開禧時

不同祖主復讎孫和我憤平恥歆者舊空反復前事思遺忠

信孺公

方氏遷莆籍

信孺

宋嘉祐七年

方氏之先舊譜以為長史府君由光州固始避地於此而殿按府君所撰或府君行狀謂唐廣明乾符之亂七世祖避地於閩今為莆田人七世祖長史也殿撰府墓誌中又謂其先廣明中從王審知入閩獨紹興丙子族人廩所撰薦福碑則謂長史終於故地招魂葬于烏齊山諮議實有平巢之功至長官乃官守於之治產于莆而終於此地其說雖他與所見然與前二說大不同信孺竊

將廣明為唐僖宗之初年繼以中和之四年其元年

世

信孺公

王緒為光州刺史固始縣佐光啓二

年緒舉光壽二州兵三千人區吏民渡江自南康薄臨汀入漳浦

秋八月次南安緒為前鋒將所擒奉王潮為將軍審知潮之弟也

初與潮皆隸緒軍中母子幾不相保何暇及他人哉大抵莆田

諸大姓多稱自光州而來者或然則當在光啓之年從王緒而不

在廣明明際際為吳世代既遠無所稽考王緒無成人復恥道雖

子孫雖以訛傳訛不特一墓誌之謬且舊譜稱諮議初中和平巢

上攻則不應長史中和已前先入閩矣長史果為莆人則不應招

以葬又稱長官嘗為温州安固尉王潮之觀察福建也實景福二

年而温州至乾寧初則為吳越所有固未有已從王氏於閩後仕

於吳越考元其尉於吳越未有兩浙之前則閩至廷翰始置百

官又未有後五十年僅為縣令况閩永和以後秘監已為員外郎

自光啓以來上下四十九年不應長史至少監已傳四世歲月歷

歷可覆信孺斷謂其先或為固始人未可知長史實終于故地謬

議府君為威王府屬王氏必不能驅之南奔長官府君亦未嘗仕

於吳越以前當為安固尉自乾寧以後至後唐天成以前福

世

昭宗以薄禮建輜延百官未置二十餘年中當歷三令中原倣擾不能北歸而磨宰三色又皆在福州所以家于莆田因以長史諮議二府君招魂藁葬焉此無可疑者紹興之殫誠為足證信孺敬詳著于篇以祛子孫之惑

二五

大琮曩日亦以諸姓墓誌者皆曰自光州固始來則從王氏入閩似矣又見舊姓在王氏之前者亦曰來自固始詰其說則曰固始之來有二光啓中王審知兄弟自固始攜諸姓入閩此光啓之

固始也。又前此晉永嘉亂，林王陳鄭丘黃何胡八姓入閩，亦自固始。此永嘉之固始也，非獨莆也。凡閩人之說亦然。且閩之有長材秀民，舊矣。在晉永嘉避地遠來，豈必一處而曰固始哉？况永嘉距

光啓相望五百四十餘年，而來自固始，前後昭合，誠切疑之。及觀鄭夾漈先生集，謂王緒舉光壽二州以降秦宗權，王潮兄弟以固始之衆從之，後緒拔二州之衆南走入閩，王審知因其衆以定閩中，以桑梓故獨優固始人。故閩人至今言氏族者，皆云固始以當

固始。其實非也。然後釋然知凡閩人所以牽合固

長史自固始遷莆之非曰此寺丞客清江日所傳也因念此編不
得之族長而得之他鄉其為寡陋甚矣蓋知長官因官入閩遂家
于莆猶在唐世援據明白其為祛惑信矣敬錄于前

郡志名臣傳

方信孺字子也。有雋材。未冠能文。周必大楊萬里見而
異之。以父蔭補番禺縣尉。盜劫海賈。信孺捕之。盜方沙聚分鹵。獲
獲。惶駭欲趨舟。信孺已使人負盜舟去矣。悉縛盜。不失一人。韓侂

侂胄舉恢復之謀諸將債軍邊釁不已朝廷尋悔金人亦厭兵乃遣韓元靚來使而都督府亦再遣壯士遣敵書然皆莫能得其要領開禧二年上薦信孺可使自蕭山丞召赴都命以使事信孺曰開釁自我金人設問首謀將何以答之侂胄矍然假朝奉郎樞密院檢詳文字充樞密院參謀官持督帥張巖書通問于金國元帥府至濠州金帥紇石烈子仁止于獄中露及環之絕其薪水要以五事信孺返俘歸幣可也縛送首謀於古無之請藩割地則

非... 子仁怒曰若不望生還耶信孺曰吾將命出國門

皇朝通志卷之...

見金志丞相都元帥完顏宗浩出就傳

舍宗浩使將命者來堅持五說且謂稱藩割地自有故事信孺曰

昔靖康倉卒割三鎮紹興以大母故暫屈今日顧可用為故事耶

此事不獨小臣不敢言行府亦不敢奏也請面見丞相決之將命

者引而前宗浩方坐幄中陳兵見之云五事不從兵南下矣信孺

辨對不少語宗浩之曰前日稱兵今日求和何也信孺曰前事

興兵復讐為社稷也今日屈已求和為生靈也宗浩不能詰授以

報書曰和與戰候再至決之信孺還詔侍從兩省諫官其議所以

復命衆議還俘獲罪首謀增歲幣五萬遣信孺再往時吳曦已誅
金人氣頗索然猶執初議信孺曰本朝謂增幣以為卑屈况名分
地界哉且以四上在之本朝興在兵去年四月若貽書誘吳曦則
去年三月也其曲固有在矣如以弱強言之若得滁濠我亦得泗
連水若誇胥浦橋之勝我亦有鳳凰山之捷若謂我不能下宿壽
若圍廬和楚果能下乎五事已從其三而猶不我聽不過再加兵耳
金人見信孺忠懇乃曰割地之議姑寢但稱藩不從當以叔為伯

高師也

高師也 宗浩計窮遂密與定約復命再

信所_出誓_書草及許通謝百萬緡至汴宗
浩盡變前說怒信孺不曲折是白遠以誓書來有誅戮禁錮語信
孺不為動將命曰此事非犒軍錢可了須別出事目信孺曰歲幣
不可再增故代以通謝錢今得此求彼吾有隕首而已將命曰不
爾丞相欲留公信孺曰留於此死辱命亦死不若死於此會蜀兵
取散關今_不欲信孺還言敵所欲者五事割兩淮一增歲幣二
犒軍三牽歸正等人四其五不敢言侂冑再三問至厲聲詰之信
孺曰欲得太師頭耳侂冑大怒奪三秩臨江軍居住信孺自春至

秋使金三往返以口舌折強敵金人計屈情見然憤其不屈議用
弗就已而王柝出使定和議增幣函首皆前信孺所持不可者柝
白廟堂信我辯不首於強復未易告語之時信孺出其難柝當
其易柝每見金人必問信孺安在公論所推至敵人不能掩也乃
詔信孺自便出宋史本傳尋通判肇慶府復奉議郎峒寇竄發被旨同
廖德明措置收捕就命知韶州至郡即封崇張九齡余靖墓擒赤
水峒賊首戮之轉承議郎知道州首鼠不檢土號十虎者飾濂溪

元
山道
俄提
點
廣東
刑獄
奏縱
屬郡
久不
決

老誦... 十人前... 奉即轉運判官遂踐其父世職深知鹽筴利害操幹裁樽自出新
智以漕計之餘新學宮增士廩創類試院又蠲諸郡鹽逋二十六
萬緡歲與必先孤寒小校裨將有不幸者必歸其喪與孀遷淮東
轉運使判官兼提刑知真州即北山墮水築石堤袤二十里人莫
知其所由後... 儀真守將決水墮以退敵城乃獲全山東初
內附信孺言豪傑不可以空名駕馭武夫不可以弱勢彈壓宜選
威望重臣將精兵數萬開幕山東以主制客以重馭輕則可以包

山東固北江而兩河在吾目中矣坐責降三秩再奉祠稍復官信
孺性豪爽揮金如莫土所至賓客滿其後車使北時年甫三十既
且五口歸歸信信實實自放於詩酒後貨用竭賓客落信孺等
死矣

郡志黃仲昭論曰信孺為尉則能以智計擒羣盜奉使則能以意
氣折金人提刑則奏縱久繫之獄守邊則豫為完城之計又能新
李宮增士廩表先賢創試院隨所任使皆克舉厥職蓋一時之奇

才也

遺坎壈

惜哉

一生不蓄買田錢華屋何心亦偶然
客至多逢僧在坐心歸惟言
鶴隨船按行花木皆僚友主掌湖山
卽事權京洛貴人金谷裡安
知世上有林泉

舟子初試

寶謨寺丞詩境方公行狀

劉克莊

公諱信孺字卓君系出河南由歙而下代有聞人珣自固始遷莆田至金紫公廷範茂子皆貴顯而少監仁岳之後最著公其八世孫也生有異質襁褓中能誦書九歲落筆屬文京西公守廬陵公猶小角周丞相楊誠齋見而驚曰天才也以郊恩補將仕郎京西服闋授番禺縣尉尉諸公爭致之幕下才望傾一府益有劫海賈者公曰鼠子敢爾自奪舟往益方聚沙上分鹵獲見尉至皇駭欲趨舟舟使入負盜舟舟失老溥上府不執入秩滿改承務

公伯成被旨措致慶元海道檄公往來區畫悉有條理二公亟稱
于朝差兼淮東隨軍轉運屬官未幾復還蕭山先是權日首事既
得泗洲謂中原可長驅矣及諸將潰歸虜傾國入淮漢駭動朝
廷悔悟公虜亦獻兵駐軍亳州先遣韓元覲來議和有萌芽矣
督帥樞密立公宗山再令帳下壯士遺虜書最後陳居壁玉往皆
至濠而返終莫得其要領近臣多薦公可專對有旨赴都堂稟議開
禧三年正月三十也既至諭以使事公曰多事之際不敢以母老

辭但開釁自我虜問首謀當何以對權臣懼然起謝借公朝奉郎
樞密院詳檢文字充知樞密院參謀官持督帥知院張公巖書通
問金國行省元帥府公馳公濠虜帥紇石烈子仁在焉止客於獄
露刃環守絕其薪水官屬或洒涕公叱曰汝淚大辱國虜畫五事
要我公曰返俘歸幣可也縛送首謀于古無例稱藩割地臣子不
忍言虜媼曰不望生還耶公曰某來時已真死生禍福于度外矣
論辨甚久子仁不能難遂至忤見虜左丞相都元帥元顏崇浩虜以
天縱聖業務傳舍曰此非濠州比公曰事須商權何至以威脅人

崇浩使言者差龐趙來持五說如初且以無故興師咎我公曰本朝不旋踵追悔所以斂兵約和虜曰正為無兵可斂公曰豈無肥水八千之眾虜曰縛送事既無例姑置稱藩割地莫有故事否公曰惟靖康嘗割三鎮紹興以東朝之故暫屈已今日乃可引用耶此事不獨小臣不敢言行府亦不敢奏時逆曦以蜀附虜龐趙服公雄辨有張儀舌在西蜀有唇亡之謂公請見丞相決大事崇浩坐幄中陳兵見公使人傳諭云五事不從旌旗南指樓船東下矣公欲稍前白事崇浩曰事至此無可議遽授報書期公再來決和

戰四月公至在所詔公通問宣勞轉三秩御札令侍從兩省臺諫
條奏所以報虜者眾議還俘獲罪首謀增幣五萬如紹興公再往
龐趙來迎虜聞曦誘氣頗蕭索然猶執初詞公曰本朝諸臣以為
增幣為卑屈况名分地界哉虜問其故公曰議者以曲直勝負較
之皆曰本朝興兵在去年四月若貽書誘曦去年三月也若雖得
除濠等州我不得泗漣州乎若夸昏浦橋之勝我不有鳳凰山之
捷乎若謂我攻宿壽不下若圍虜楚和竟何得乎且五事已從其三猶
固執不聽聽不過再交兵耳楊行密尚能以數州之地自立本朝幅

員萬里江東將相豈久下人者龐趙見公慷慨忠義微露其情曰
稱藩不從當以叔為伯地亦不必割歲幣外別致犒軍錢可也公
揣虜技止此力執不許密與龐趙約定數事如遣使草誓之類龐
趙取公手記為信崇浩面授公書六月復命再轉三秩用王抃例
差充通謝國信使所參議官奉國書誓草及許通謝百萬婚至汴
虜書變前說易二省差領客龐趙不復來矣崇浩怒曰所畫事未
從何據以並書使名來面折公不曲折建白且有誅戮禁錮語公
不為動一日使甲士擁公廷下答狀公曰待行人如此耶崇浩遽

謝公歸館。省差來曰：「此事非犒軍錢可了，別出書定事。」自公曰：「正緣歲幣不可再增，故以通謝錢代之。今得此復求彼，某有頭壁俱碎而已。」二人曰：「龐趙誤公。」公曰：「丞相誤龐趙。」又曰：「丞相欲留公等。」公曰：「辱命歸亦死，不若死于此議，不決會蜀兵取散關，虜益疑講，和非廟堂意。且屢詰權臣無書，公猶冀事成，移私覲書，豈若權臣遺崇浩者？」九月，公還自劾待罪。朝廷謂公失事體，奪三秩。臨江軍居住，公自春至秋三往返，炎沙烈日，僵屍滿野。公仗節轉仄虫蛆臭腐間，僣從道斃，相屬公神閉意定。自若始受命入白，太安人曰：

王事不可辭願勿以兒為憂公知虜內困難艱
黽勉出兵與我相持而力屈情見勢不能久所求皆拒不予直欲以口舌弭兵又
每詰首謀意指權臣公但以鄧友龍為對虜恨公不少屈摺故其
議壞于垂成而王公柙出使矣公雖貶方奉使之名滿天下時年
才三十至臨江以詩酒自娛江湖士友慕公盛名多裹糧從游明
年和議成與虜禮幣或送權臣首皆公昔持不可者王公既以功
擢用奏記廟堂云方某辨折虜酋於強項未易告語之時及柙往
權臣誅矣事皆勉從矣方某當其難柙當其易每至軍前虜必問

方某安在且謂暑行者三不委頓車上已可伏矣公論所在敵人亦不能掉詔公自便除通判肇慶府復奉議即峒寇竊發經畧司檄公督捕雄詔而諸臺辟知新州未上有旨令同慶提刑德明措置收捕就知韶州首封崇張曲江余襄公墓時江湖屬邑多燬于賊惟韶境晏然會赤水峒賊首戮之又謀募鄉道博葉穴布置已定朝廷用招降之說而止轉承議知臨江軍以嘗謫居辭知道州郎有不檢士十輩號十虎力能使監司逐太守公下車立竄首惡飾濂溪祠作太史閣與萊公樓對尋元次山遺跡表出之際提點

廣西刑獄閱屬郡滯獄有踰百年不決者有一事株連數千家者公件畫條析以聞詔下一日破械縱數百千人始揚公方按部以風力自任疑南官例有贓發搯無虛日守令竄較尤眾公考罪虛實多奏釋之單馬行部內訪民疾苦荒鎮惡縣先亭驛處張幙野宿以為常足跡未及者海外四郡耳轉朝奉即除轉運判官紹熙間京西公實持漕節定鹽法改客販為官船奏罷歲解鄂靖錢十一萬緡廣民德之及公踐世職父老即永用寺西廡祠京西公文公詞伯俱有歌詠紀述焉公深知鹽筴利害操幹裁擢自出新

智漕計沛然以其餘新學宮增士廩創類試院又蠲諸郡鹽運三十萬緡曰此皆積壓日前官吏失陷之數蓋有身死家破子若孫拘係未脫者核伐國家元氣多矣吾捐此錢所以廣聖恩承先志也遇僚屬有恩意歲舉先孤寒後貴要雖小校裨將皆能得其歡心有不幸者公必歸其喪與擊焉弭節四年再攝帥聞威信行于一方除提點河北刑獄未行召赴行在奏事入對除大理寺丞於是邊復動除淮西轉運判官未行改淮東兼提刑兼知真州始至眎州城曰是中惟官寺營廐庫廩耳民旅皆居江下城誰與守請

築壘城圖上不報嘗登高覽望知城西北當風寒卽北山置水焉
繚以石堤廣六里長二十餘里決之則西北可為海身率畚築旬
日墮成設醴賞謀虜數兵新旗幟全鼓增弩礮治隴石渠荅深壕
塹高羊馬墻且至暇給然賓客觴咏之樂亦不廢郡人先徵開禧
事多聚保沙上公推乃百日奉太安人居宦淮民復業日衆醜海之
利倍增減官私屋賃直十之三徙瘞戰骨三十七善于高阜軍民
感奮轉朝散卽虜入盱眙游騎出沒天長六合間公乘小舟車
尉拊令民勿渚野帥司移文報揚州已乘陴公方就寢鼻息如

雷通判求檄携家渡江公勅其搖衆客曰公以死守是也如壽母
何公曰吾母雖隘殊有昔伏劍之風制帥尚書曰李公珣趨揚州
督師公夜乘小舟掀舞巨浪會于黃天蕩中秉炬劇談謂時雖難

重兵閉壁不出揚楚堅坐自保彼深入不足怪又言虜積兵月餘
過城不攻掠野無獲方且夕出剽民牛豕豈復昔日之虜哉誠得

尺寸柄號召諸將願身為士卒先虜可一戰平也李公擊節曰君
言差強人意將檄公督戰虜拔寨去矣山東始內附公抗言家傑
不可以虛名駕馭英雄不可以弱執填壓宜選有威望重臣將精

兵數萬開幕府山東以主制客重馭輕磨以歲月前羽以荆棘為沃
一野化盜賊為耕農不特外包山東內固江北而兩河固在吾目中
矣朝廷未遑也歸附人李全新立功公遺以金盃戰袍再載麥餅
酒壹饌其眾節制可疑公撓權公又論劾豪吏所親多諫止公正
色答曰彼以勢此以理吾買草履行矣既而讒甚交起詔別州
郡後省駁奏公徙家沙上以為民望遣饋山東是謂侵官降三秩
免歸時公家固在城內未嘗徙也其虜薄儀真帝將洩水墮寇退
城全盪城竟築東河北建節制鎮撫大使皆如公言公先卜第

城南至是奉母居焉中堂作複閣扁以詩境鑿田為壽湖中築海石為山環植荷柳松菊間著茅亭木棧徜徉其間若與世相忘者差主管華州雲臺觀叙承議郎寶教授朝奉郎祠滿改建康府崇禧觀公氣稟素強初得疾覺大熱以蜜拌梨橘漿盪飲之由是胃弱惡食或勸迎醫旁郡公曰吾貧至此豈復有人後賢卧閣八旬神情不少衰病革賦詩數章手執如意顧小吏張武侯像屏間又輿入太安人卧內嗚咽問起居以嘉定壬午臘月二十有六日卒年四十有六朝廷嗟惜轉朝奉大夫直寶謨閣致仕人知君相待

公之厚而悲公之不及見也。安人葉氏，丞相正簡公孫賢淑有志操，素羸，治公後事，哀痛不能起。後半月卒。太安人林氏，公生母也。悼念兒婦，閱五月又卒。子左鉞，又功，即德慶府司法參軍、右編文林郎、昌化軍司戶兼錄參孫一人。左鉞等將以癸未十一月三日壬寅奉公及太安人之喪，合葬于侯山。公自號紫帽山人。又曰好蒼，葬處乃紫帽之第三峯，而以好蒼扁墓廬。云公美姿容，性疎豁，豪爽，幼及交，辛稼軒陳同父諸賢，安公面素不識，一見握手如舊。晚開宣幕，辟公參謀，不就。與李公璧、吳公獵，傳公伯成尤。

善公才高事方橫潰衝決他人莫敢措手公談笑直前當之常慕
王景畧劉穆之李文饒為人及擯不用袖手怡然亦無懣鬱不平之
意自改秩終其身不乞年勞服色澹於榮利如此人視公若磊落
宏放而公內行極飭事母尽孝粥藥必親太安人若風痺常自扶
挾卧起默禱於天願減算十年益母壽事兄如事父疏姻遠族皆
收恤貧不能喪葬嫁娶者傾橐助之素不喜治生貯金帛如糞土
出疆時流民環繞公以千萬金散賜金與之尤好士所至從者如
雲閉居累年無擔石而食客常滿門蒼頭廬兒多散而之宅僅存

侍妾數人後亦辭去歲飢猶斥責書寫者及摩施棺以流殍惠屬纊葉

安人弔冠珥乃克殮公有山水癖好遊羅浮一月忘歸既探禹穴

觀黃河度桂嶺浮沅湘登衡嶽而浮洞庭彭蠡矣由淮東歸度暑

廬阜與寺丞黃幹李司直燔縱游南北西山豪墨淋漓天下有山水

處銳刻殆遍道與直公德秀留公元剛登九日山距城二十里

西淙瀑布千丈垂落樹杪公見之大喜曰此豈減天台之雁蕩哉

開先以來千百餘年無人知者即募壯夫平險通道絕巔築銀河

觀下為玉虹亭曰吾老于此矣由是匹馬一童興趣勃發隨即趨

往由是一月之中率半宿於瀑上公貫穿羣書過目不忘若為文
頃刻成篇未嘗起草初若不思細視皆平夷妥帖畧無斧鑿痕跡
嘗從小陰陸公游問詩陸公為大書曰詩境二字為龍泉葉公德新
許可晚有文星直蕭中之句蓋為公而發也陳郎中孔碩嘗見公
近作曰漸趨於澹和平淡矣平淡沖和實詩之極致所謂中庸不
可能者也有南海百味南社萃藁南轅拾藁曲江嘯咏九疑漫編
桂林丙三集擊缶編好菴游戲集皆有鐫板行于世出嶺外又有
詩文三卷壽湖藁一卷通問語錄三卷藏于家克莊少小時得親

公晚受公荐及公退居克莊亦奉祠日相從于荒原斷澗之濱歸
自嶺外公已危暇尚攬衣起坐相勞苦因泣下數行泣曰訣以後事
累子葬有日左鉞請狀公之行克莊曰公門生故吏多宜擇所付
辭不獲念公被逐使虜先君為樞屬實預其議淮東事頃游江淮
幕府目擊虜事聞之桂州父老故詳著之以俟君子焉謹狀

按狀云天下有山水處錄刻殆遍考公石刻猶存者則有廣東
陽山縣觀張魏公道墨題字正書廣西臨桂縣韶音洞古相思
曲行書廣東曲江又有公所撰舜祠虞泉銘為方真孺八分書

以上三碑俱見孫淵如家宇訪碑錄又按真孺考之葉水心所
著方松卿墓碑子二長直孺次信孺未知真字即直字之訛抑
別有其人識以備考又考翁覃溪復初齋集公有詩境石刻書
一在韶州武溪一在臨桂龍隱岩均公自識其後覃溪為著跋
并云道州宥尊亦有詩境石刻屢訪未得又蘄州自龍白洞亦有公
題名隸書作于嘉定癸酉公官蘄州安撫時偕判官陳孔碩題
見全謝山集

鄭蘭陔詩話公少有雋才為周益公揚誠齋所器性豪爽揮金如糞其土所至賓客滿其後車

題龍隱巖

方信孺

石門原不鎖巖屋本無基。九夏花猶在。千年樹倒垂。僧閒方定起。客到每歸遲。甚欲眠蓬葉。沿崖續斷碑。

再題

愛山那惜走千回。生怕前驅後騎催。石上參差鱗甲動。眼中在處畫圖開。參鷺未辨乘風去。浮鷁何妨載雨來。人事百年俱變滅。祇

應題字不塵埃。

題玩珠巖

歸舟多載小江春。重訪東巖舊履痕。挿水峭崖猶有路。垂天怪石本無根。金華仙伯真知己。蒼蓋將軍足斷魂。安得北山公可作。倩渠移取向家園。

題雲巖軒

不用窮探費杖藜。隱然林壑挾城陴。曾遭月洞千層上。更着雲巖一段奇。拂拭軒窗容俎豆。發揮泉石借聲詩。瞿曇雲頗似知人意已。

約梅花帶雪移。

鮑姑井

圖經云姑嘗行灸於南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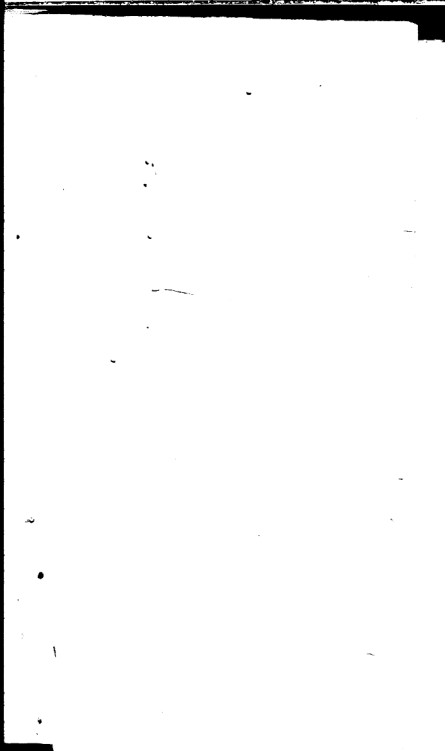
為覓丹砂到海濱。空山背井已成塵。不將一滴蘇焦稿。神艾虛傳解活人。

水簾洞

碧澗東西春水添。四時疎雨落晴簷。珠宮貝閣無尋處。空見重挂玉簾。

鶴舒臺

安期飛昇處



勝果寺

鴻蒙誰闢此山川。龍象新開二十年。最恨東坡歸去早。只教蒲澗
入詩篇。

虎跑泉

破寺高僧夜不眠。一聲虎嘯月明天。起來難覓新蹄跡。半滴空餘
石罅泉。

滴水巖

天半飛濤六月寒。蒼崖壁立互回環。從今好事誰題品。列作海中

第一山。

懸鐘巖

絕壁初無路可通。何人特此鐘。金鑄仙踪底處應。難問彈聲餘聲。
和澗泉。

流杯池

白石參差水曲流。飛觴寂寞幾春秋。山陰千古諺陳迹。此地何人
記舊游。

抱旗山

上有古烽埃

面勢翻：天外山彩旗長在碧雲間。太平官府無公事。大霧
相對閒。

兩對崗

海門高並兩峰寒。大扁輕帆自往還。安得巨靈移一島。却教塵世
看三山。

金牛山

金牛去後久淒涼。好景乾坤亦秘藏。滄海無窮月無盡。從今收拾
入詩囊。

僊湧山

龍伯何年釣巨鰲。兩峯飄蕩逐洪濤。人間靈跡無尋處。僊湧羅浮相對高。

浴日亭

亭倚蓬萊幾許高。下臨無地有驚濤。東坡想得江山助。八句端為天下豪。

越王臺

萬山滾滾盡東來。高處猶存尺臺。回首舊時張樂地。一水生涯。

酌蒼苔。

朝漢臺

倔强難除髻尚椎。築臺北望欲何為。大夫自載千金橐。誰念韓侯百萬師。

南海尉墓

枯墳曾閱幾興亡。行客徘徊古道傍。茆屋間一無覓處。可憐不似楚昭王。

南越武王墓

第十二世

謾說曹瞞六十餘。趙佗疑塚更模糊。不知禹葬會稽日。還有系如許無。

劉王墓

劉銀

龜。跌。無。處。問。行。踪。惆。悵。連。江。筋。子。紅。鐵。鑄。崔。嵬。真。大。錯。驪。山。銅。柱。久。成。空。

雷峒

偽劉疑塚

疑塚崢嶸此不封。麒麟恍惚是山中。後人未識傳雷穴。踏破蒼苔古甃空。

任囂城

五星自是漢家符。恐死任囂亦太愚。今日朝臺猶百尺。荒城不記舊規模。

盧亭

割據方州妄自尊。沈郎百萬若雲屯。歸舟無路尋丹穴。空有盧亭舊子孫。

甘溪陸公亭

吳刺史陸胤建

甘溪依約舊城東。陵谷遷移一夢中。春盡踏青人不見。桄榔空火

第十二世

木綿紅

花塢 劉王運

綠陰到處小舟藏。淺水漂紅五里香。不見芳華舊亭院。桃花應解
笑劉郎。

石屏堂

宋知廣州蔡之奇建偽劉時端午令宮人競渡其下

月峽旁通玉液池。綠舟爭勝出宮闈。荒臺今日人相問。野蕩無言
日自西。

花田 劉銀華宮人處

千年玉骨掩塵沙。空有餘香入此花。何似原頭美人草。樽前猶作舞腰斜。

鐵柱

凡十二南漢乾和殿柱

崔嵬十二峙乾和。五柱何如馬伏波。敗塹頽垣今日見。想曾荆峽漢銅駝。

南漢主銅像

羈冷淒涼一炬休。鑄金為像亦狂謀。五湖但說鷓鴣子。千載誰知

第十二世

恩赦侯。

遠華樓

珍珠市擁碧扶闌。十萬人家着眼看。却恨登臨最高處。舉頭猶不見長安。

鑑空閣

有東坡題詩

右帶靈洲左石門。何年飛閣倚晴雲。南遊不用看圖畫。曾向坡公句裡聞。

題自新宅二首

宅成天下借圖看始笑書生眼力慳地占百弓多是水柱無
不當山荷深似入茗溪路石怪疑行雁宕間只恐中原方鼎沸天
心未肯主人閒

其二

船方莫厭野人過久欲從公荷釣簑積雨晴來湖面濶殘花冷盡
樹梢多新營小店皆依柳舊有危亭尚隔荷所恨前峯含暝色不
曾和爾宿烟波

西冲山瀑布亭

與客穷源上尽山林霏初捲嶺泥乾似嫌甲第施朱戟別築茅亭
俯碧湍龍怒豈容煙磴沒電寒不敢近崖看平生粗有登龍骨今
日憑高意未安

和瀑布亭種梅十首

仙翁小試春風平高拂茅檐矮映窗選勝多依岩罅種愛春段
樹身狂海山大士寒蒙袖月殿仙姝夜擁幢商畧此花宜若飲不
消銀燭綵纏缸

其二

天賜梅花為受用繽紛玉雪被層缸素芳林下超羣匹繁蕊頭
巧疊雙隴月照時霜剪澗風吹處水淙主人筆力迴元化催
發何須仗鼓腔

其三

第十二

梁映梅花何所似胎蟾彩蚌浴寒江夢回東閣頻遣興吟到西湖
始肯降雪壓戀香開紙帳月寒恰影掩書缸若將晉漢閒人比不
是淵明即老龐

其四

百匝千回看不足管他急雪戰奔瀧瑤林錯立明梁苑宝璐
照楚邦愛味嚼芳仍嗅蕊吟狂侈口更疎龐曉來翠羽
為烟鐘樹杪撞

其五

欲賦梅花材藻盡公分生意到枯椿鉅題昔只韓聯孟妙于今非
羿與逢守穀尚須看杏虎護花難少吠籬龍丹厓翠壁宜揮掃正
要遊人跡似杠

其六

先生多在中山宮為愛橫斜影上窗茁髮僧從深澗徙頰眉奴還
別峯扛和羹宰相調金鼎止渴將軍擁碧幢空谷不知如許事沽
來村酒且開缸

其七

第十二世

厭看花開平地上故攀絕磴復危砦節方貞女尤專一韻比高人
更少雙堪伴愚公居北谷宜偕溫 隱南宗素標尚恐詩人媒敢
犯人間曲子腔

其八

手選千株高下種似行庾嶺泛湘江只銷一朶南枝折盡愛
北面降自愛空山吹縞袂絕蓋華屋照銀缸主人神堊人殘毀深
夜應疑繞樹龍

其九

絕巔歲晚無人到，但看山風激嶺瀧。
高矚恍如珠照乘，深葩還似
宝迷邦。巢居尚未甘枯槁，昂空朝方起碩龐。
詩在簡齋和靖裡，追攀真以寸筵撞。

真十

杖屨暇時常檢點，聊分枝幹數株椿。
試呼童子調霜弄，絕勝奴兵
搗曉逢色映岩泉。寒引鶴根連園杞，夜聞龍社中
山。鈿鋒賴甘樹懸幡東短杠。

跋雲臺二十韻

第十二

刘克莊

文人何瓊碎夫子獨稱雄尊擊水南海追風出大昆黑潭龍怒起

稜

碧字鶻孤鶩翁合波洶湧須臾雷電奔筆峯山兀突墨瀟雨傾翻
軒豁青天露漣迷白晝昏至微該草樹極大括乾坤金鼓條侯壁
旌旗渭上屯聚女羣玉圃散似建章門曉岱親臨頂窮河直至源
榜書傳絕漠詩句送中原猛虎堪翳將修鯨可氣吞寂寥時

浩蕩或千言神與經營力誰窺斧鑿痕流傳通象挂模刻遍湘江
欲棟皆逢室將爰不見繫居然開爰與詎肯闕離藩坎井疑天大
溪流歎海渾不妨兒輩憾姑付後人論拙詠去卑弱因公儉並存

挽方孚若

使君神雋似龍奔，行地飛空不可馴。
詩裡得朋卿與我，酒邊爭霸世無人。
寶釵去盡，中年病珠復來，疎晚節貧苦共誅茅。
聽濞處溪雲卷月亦悲辛。

其二

斯人詎意掩斯丘，六合茫茫不可求。
射虎山中如昨日，騎鯨海上忽千秋。
帝方欲老長沙，傅虜尚能言博望。
侯回首瀨溪溪畔路，跛

疆無復縱公遊

第廿二世

夢方孚若

仙鬼微茫果是非。不如遼鶴有歸期。鑄成范蠡蝱何嗟。及繡作平原。
未必知歌扇舞裾風雨散。野田荒草古今悲。可憐一覺寒窗夢。猶
記聯鞍出塞時。

夢方孚若

失名

寤寐中原獨着鞭。往來絕域幾餐糧。封侯反出李蔡下。成佛却居
靈運先。八百里烹饗。士肉九千緡。羣作碑錢。至今誰是田橫客。回
首荒垓一慨然。

懷方孚若

曾與山公醉不歸。李園水竹尚依稀。鈿車急取春鶯唱。鐵笛驚
宿鳥飛。昔把蟹螯酒。玳同今持馬策。叩城麻溪頭。一片無情月。偏
照飛蓬淚滿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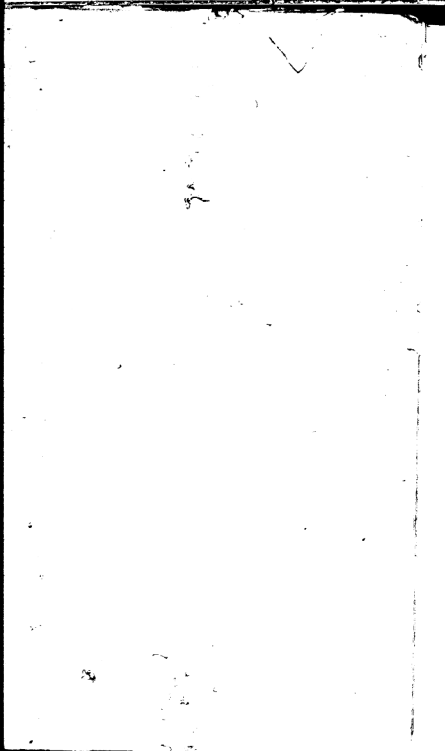
過方孚若故居

高翥

高翥字
子勉
海鹽人
嘉定中布
衣
詩境園林萬柳間。四圍秋草帶愁顏。樓臺寂寞鼠成穴。岩石崔嵬
蚊負山。三徑猶嫌前輩窄。一區今欠此翁閒。客來莫怪匆匆去。萬

感催人鬢有易班

卷十二世



歷代文獻通考
卷之三百三十三

方通判子約墓誌銘

劉克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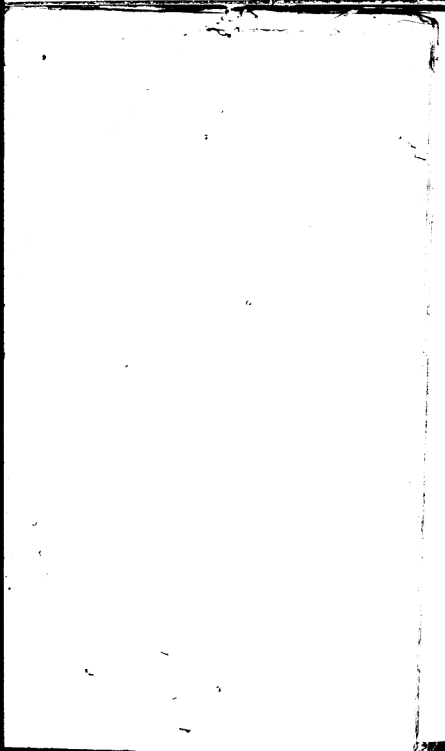
君方氏諱符字子約少受學于叔父復齋履齋著諱大壯字履之
朱文公門人也為義理之學終其身不應舉君以鄉試上春官迂
道者亭拜文公于精舍文公留語累夕為作字說中慶元不許
士第時方弱冠文公喜貽書賀履齋焉歷懷安主簿教授德慶府
監福州嶺口倉教授潤衢二州知瀏陽縣通判徽州賜緋中雅祖
母府君先夫人憂在懷安不久德慶徽俱未上君為人清苦自勵
其行修于家達于鄉而接于世無可疵者焉其學聞之師質之友

而措之民無未合者焉為令佐不鈞距以求情然民莫得而欺也為師儒不牢籠以釣譽然士莫得而毀也自一第至改秩初自一至通守窮達得喪一委諸命未嘗加毫髮智巧于其間自不求進世又

無能進君者惟潭帥溫陵曾公表其邑最濶守金華喬嵩二公獎其師道三賢皆時鉅人喬嵩繼升廊廟君亦無翕趨附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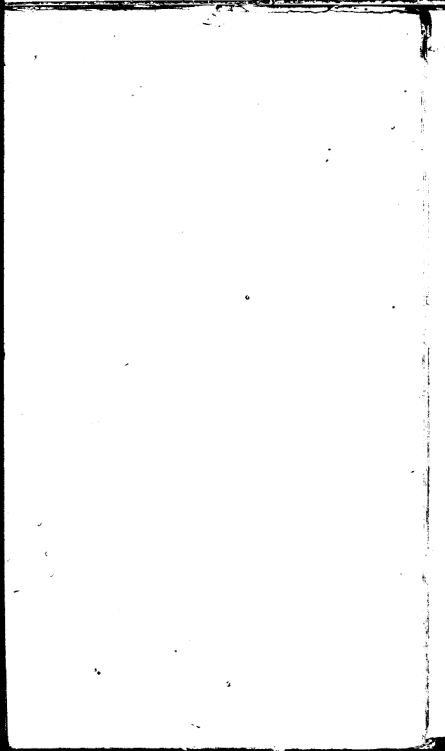
六年正月己未暴疾卒于寢年五十八前孺人黃氏刑部侍郎艾之女後孺人林氏皆無所字庶生一女適命以弟籛次子承孫為嗣其年十二月壬午葬于保豐里丘澤山之原君處眾中澹然冲

退形氣之清足以貴嗜慾之薄足以壽而秩止議卽年不滿一甲
子里之善士皆相唁曰子約而止是乎余曰與君同時一輩生而
富貴光寵有出于君歿而無善可書有媿不瞑者多矣今子約仕
雖不大顯然貞重其身如圭璧全而歸之以見其先人于地下復
何憾耶曾祖翼祖耀卿父申之贈宣教卽母太孺人陳氏銘曰吉
士常人古之所賢季世反是德後才先君老于外于理宜然其人
則全復于斯阡



附府志儒林傳

方符字子約大壯兄子也少授學于叔父以鄉試上春官道考亭拜朱文公於精舍留語累夕為作字說第慶元己未進士文公以書賀大壯云符清苦自勵窮達得喪惟命之安歷潤衢二州教授知瀏陽縣通判徽州未上卒



大東字東叔
大壯公東
端平五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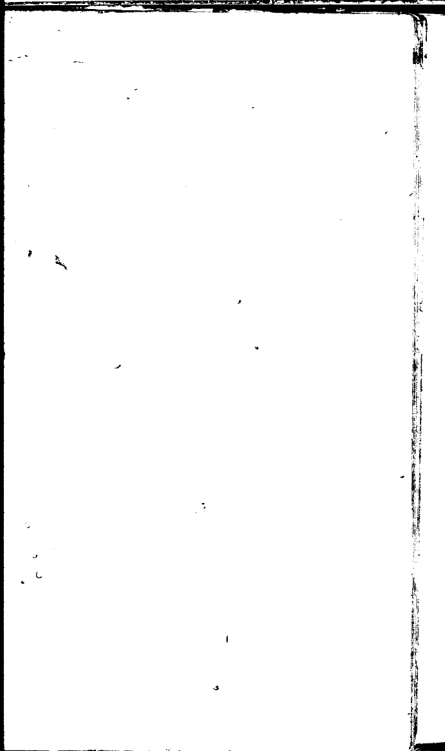
永春簿方東叔墓誌銘

劉克莊

君方氏諱大東字東叔曾祖猷祖廷輝父履之受業于朱文公杜門自修不踐場屋扁其室曰履齋里人因以稱焉君未冠詞藻軼出遇鄉先生課郡兒郡博士試諸生未嘗脫魁亞蓋其藝精于然漸求也雖不十步漸中的而自不能外于的也然秋試輒不利每主司失君里中必喟歎息君曰是吾命也殊無沮挫意端平屋甲午始與其二子涓孫清孫同拔漕解于是年五十矣明年同知貢舉中書舍人洪公咨夔得策卷奇之柝號則君也廷試復中乙科旗鈴所至

同業者多為君樂飲相慶。君亦無喜容。調泉州永春縣主簿。歸道
建安。漕使姚公瑤素聞其名。檄攝歐寧尉府學教授。會永春趣成。
君亦以疾求還。里至之日。終于寢。前為君樂飲相慶者。莫不頻蹙。
而相吊也。君為人豪爽。又困名場。血益燥。形益臞。獨志氣堅悍不
衰。與人交有情誼。留建安數月爾。民曰廉尉也。士曰賢師也。其卒
以丙申二月某日。葬以五月某日。與配林氏同穴。墓在烏石山。三
子。消孫國子進士。清孫國學進士。洵孫尚幼。初復齋辱與予先君
游。君辱與余游。且死以銘見屬。余惟國家以科目取士。一名之中

否。終身之通塞擊焉。故中則族戚朋友之倫。皆為之喜。否則戚非其族戚朋友而為之喜戚者鮮矣。若君之中否。則一國之人皆為之喜戚。烏乎亦足以見君之藝。果有以出于人也。又足以見君之信于鄉。悅于眾。以行不專以藝也。古有所謂秀民舉士。蓋王朝卿大夫之選。君真其人歟。悲哉。命之不淑也。君晚攜涓清偕入京。人謂一翁二季復出。屬繡顧二子曰。汝在我庶幾不死。銘曰。五十策名。前則艾軒。君壻于林。解福亦然。曷不冬鄉。曷不掖垣。此天且卑。彼貴以年。奈何。烏呼。命制于天。其慶在後。二季勉旃。



名公事迹

吳源

方大東字東叔履齋先生之子以其家庭講貫父祖傳守之餘而
又能華之以辭藻升之以科名故其後益昌大大東成童而學問
出羣兒弱冠而文藝絕流輩然屢困挫場屋至端平甲午年五十
矣始與二子澄孫洧孫同拔胄解明年第進士乙科調泉州永春
縣主簿歸道建安為漕使姚瑤留攝甌寧尉府學教授既有廉尉
賢師之譽會春_永迓者來而大東亦以疾求還里至家卒大東淵源
深博校其藝尤足先登而老始策名又不究於用然大東學_行已信

於鄉。悅於衆。擢第而同業者多歡樂相慶。卒而同業者又皆類輩。戲
相吊。葬而劉克莊銘墓。以冬。卿掖垣。皆大東所優為。亦可以見大
東果賢於人。而復齊學。為世殖。為家範。可尚云。

方鉞字

武成信德

公長子

字子清

第一

方司法墓誌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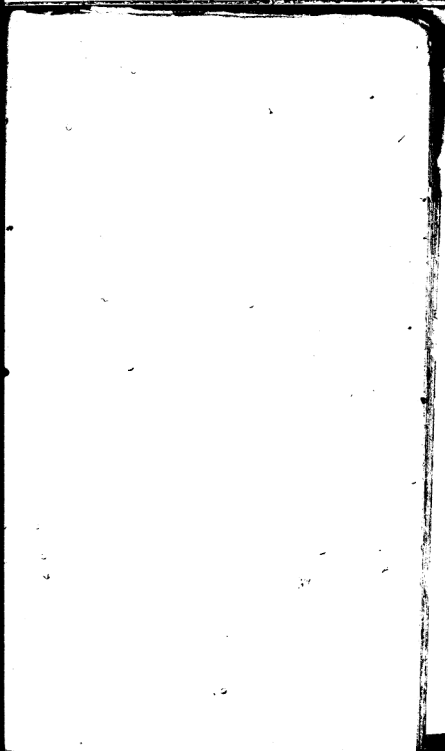
劉克莊

嘉定壬午冬莆田寶謨方公卒配葉母林不幸繼卒明年君自宮
下來奔喪盛暑營三窆詎家可三十里余一日裹飯往勞役夫見
見苦_局疝疥呻吟原頭余曰君羸瘠已甚即暍死奈泉下何君猶自
力封塋而返疾遂不瘳以八月朔卒君名左鉞字武成開敏有膽
智州角拔廣東漕解寶謨公使淮東兵驟起君窄衣習刀槊善馳
射益熟塞地事稍談兵寶謨公既廢不用益自放山水間搜奇抉
幽匹馬如飛君策蹇驢隨其後以登臨嘯咏為樂短褐高帽風格

散朗見者皆曰真方子君子也實赦君伯父守梧持其表入賀補
官授德慶府司法叅軍歿時年二十五娶尚書易公被女子一肖
鸞余鳥游君父子間久尚未知君能詩及瀑上精舍成稍從余論質余
未嘗深剖君亦不詳扣也既而怒長突起語出奇崛如海鷗天驥

一奮千里朋游皆披靡退舍矣葉公適嘗曰此卽句法天成殆鬼
神送與耶趙公汝談亦云武城詩如數十年用功者其見重如此
初寶謨公有勞于國暫斥且復用君亦倣儻疎曠平居厭綺麗而
嗜藍縷奪安逸而習粗澁固異于袴襦子弟矣而天并奪之上而

國失才臣也下而家喪鉅子也哀哉甲申六月壬申易氏祔葬君
于安田洋祖母林夫人之墓曾祖憲陽江令祖崧卿京西轉運父
信孺寶謨公也銘曰吾聞奇偉之士常在世間太白曼卿不死而
僊信斯言也峭壁之上懸瀑之下安知吾武城者不逐雲追月來
往而盤桓耶不然若斯人者豈其奄而遂盡于九泉耶悲夫



鄭蘭陔詩話方左鉞字武城有詩名早卒劉後村挽之以詩云
卅角詩名出流傳海內誇又有題方武城詩草後云吟來體犯
諸家少改定人移一字難其見推名流如此詩稿惜已不傳

病中

方左鉞

日費行將曲到琴。窮愁那復病相侵。倩人合藥無真料。就枕吟詩
苦見心。僕獻奇方。單用草。豐遠效。莫如參。池亭咫尺無由到。空
聽蟬聲想綠深。

並轡遊山恨未能。一衾展轉暑如蒸。形容病後清如鶴。情性閒來

淡似僧。婢困觸翻新。莫藥兒嬉挑滅。欲殘燈榻空。不得延佳士。夜
苦饑蚊日苦蠅。

海口

家園幾本芙蓉樹。葉漸紅時又出來。却向秋風山路上。別入池館
看花開。

大輿公事德

厚丸部序

大輿公

方揭陽墓誌銘

劉克莊

方氏之先有積善好施聞于里中曰福平長者君其元孫也曾祖

中祖萬登紹興庚辰第監和劑局篤于教子即家為一經堂父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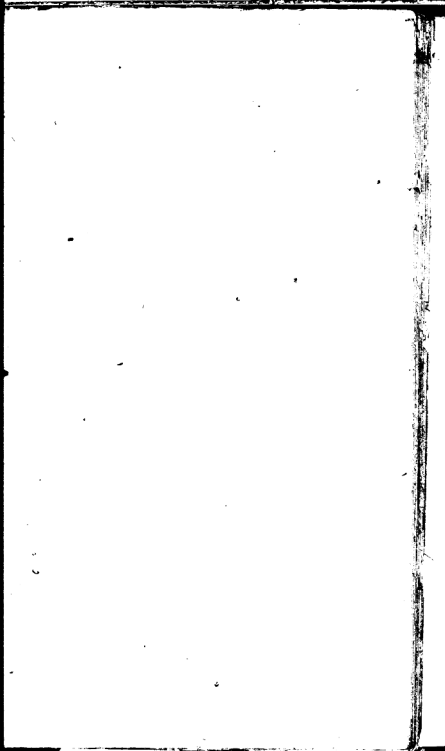
所交

比皆賢雋高第贈中奉大夫君與仲氏寶學公少同薦于鄉開禧乙丑

寶學擢上第君以濮邸恩授迪功郎尉香山有清名寓公或持節
利路挽君入蜀以親養辭令香山有惠政舊以橫歛為常賦丁錢
加取三百醋息白科鉅萬令乾沒之君痛蠲削歲失不貲更有餘
力以葺輿梁增學廩調循州推官為龍川縣銷逃籍鑄月解丁中

奉憂紹定庚寅以薦者改秩知增城縣慶壽恩轉通直郎丁母林
令人憂服闋知揭陽縣端平甲午五月壬寅卒年五十四孺人趙
氏武翼郎不拘之女一男選孫二女長適晉主簿劉彌甫余子也
次適陳璣居儼然端凝無所營綜而雅俗兼通庶幾定而能應者
然歷官僅九考二邑俱未上其行事梗概如此自君歿孺人持家
訓子有烈婦風以淳祐丁未十一月壬申葬君于方山陂之原君
與寶學皆孝友過人以中奉之鍾愛季也盡推先世田廬與之君
遂清貧以死寶學既貴經紀伯季孀遺其悉帥番鼎五年念君猶

在淺土每曰葬必吾待哉而寶學終官下汜不克會葬悲夫君諱
大輿字德厚銘曰君之位卑故君之事微也然窮者達之基也家
者國之推也君之分棗而擇梨也與夫食檠而拔葵也使其充之
千乘之國可讓而萬鍾之祿可辭也惜乎斯人之止于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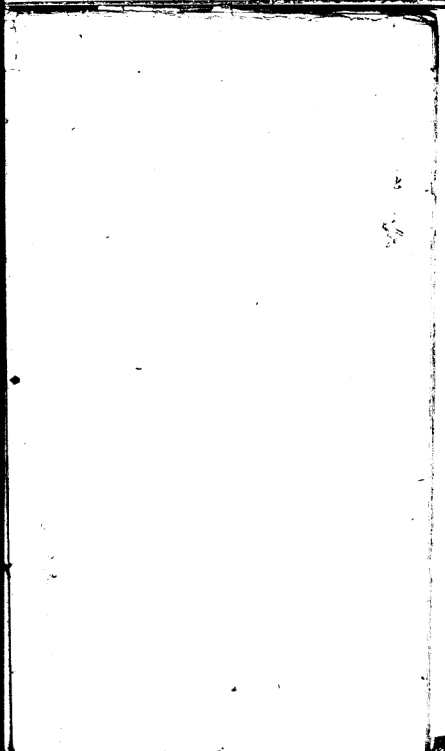
趙孺人墓誌銘

劉克莊

揭陽明府方君諱大輿之室趙夫人諱必善今為泉人故判大宗
正事諱仲忽歧王諡簡獻之曾孫知南外宗正事諱士晤和義郡
王諡忠靖之孫贈通議大夫諱不劬之子母碩人張氏生母楊氏
嫁時夫家儒素人謂大人貴種未必相安既而婦禮恭舅姑稱其
孝聞範肅戚族欽其賢接物和馭下恕娣姒安之臧獲德之久而
鄉閭化之初夫無卓錫地夫人從夫任畝仕粵銖積寸累明府始
有田廬夫過五十未得雄夫人為置妾媵明府始有子以明府陞

朝恩封孺人娶居二十七年足不履閭益勤苦葺家或謂向平之
之緣未畢宜益以舅姑祭租夫人曰奈何厚婚姻而簡墳墓姊薛
早寡夫人月輟宗姬脂粉錢以助葬明府于保豐里之方山及見
內外孫男九人或笄冠或襁褓歲時娛侍左右咸謂夫人福壽未
艾也上巳猶享家廟其夕君為薄寒所中者遽委篤投歲丹不愈
越二日端坐奄然而終景定庚申三月壬申也年七十三一子選
孫二女長適通直郎知泉州惠安縣劉強甫次適進士陳璣正獻
相君之曾孫皆孝謹母教也孫男三人泰翁質翁材翁尚幼以其

年四月癸卯合祔于明府之阡家舍歛具皆夫人手營綜曰他日
毋以是累兒女夫人未嘗讀佛書然自始至終靈明靜定暗與佛
合余觀世有醇乎儒者亦有出入乎釋者及夫處窮達得喪之際
而悲歡異趣臨患難死生之變而怖畏改度者多矣若夫人少不
耽榮老不踰閑沒不怛化有學士大夫之所愧大善知識之所難
者豈不賢于人哉銘曰僕家中壘始傳烈女嗟予小子文獻忝祖
乃述是銘續史後補



大珠公字德
海子鐵著

和軒房書平
長者無標字
開禧乙丑進士

伸濟即寬正彌遠罪疏

端平三年七月分第一劄

方大琮

臣至愚極陋起至遠方三十年間八書夏考雖困廬之日最久而
猷猷之忠不忘大化更新誤叨收擢退然衆後惟有靖屬者內出
出手書俾司言責力小任重曉夕驚憂陛下何取於臣而拔之
散冗耶抑以其草野少韻或能盡言無隱耶然未信而諫交淺言
深雖蘓軾猶以為疑若夫柔行巽入以涵養為大體陰諷密諭以
歲月為深功此平世事也臣自立朝以來每見群臣議論始則言
成敗言言安危至于去歲夏五之後景象頓異則以存亡言矣

今也一字慣熟於上下之口然徒知天下有將亡之形不知
古今有不可亡之理理者何綱常是也綱常者天地所以付宗子
祖宗所以遺後人臣民所以戴上君夷狄所以畏服中國者也微失
之則敗重失之則危終失而不悔則亡竊迹當世之故極北小夷
越數萬里于我王畧感我境土此天地之大變也以臣觀之蜀口
之敗雖韃也而終蕩於潰兵之擾襄州之失非韃也而實壞於叛
兵之變州縣之兵則賊其守將京畿之兵則疾其長上以至遐方
赤子皆明：然有作慮之念其為綱常淪斃不既多乎 陛下願上

其至此哉出御經筵懼形于色朝問群臣憂見于言六字之銘未嘗不欲飭已十二條之戒未嘗不欲勅吏減斛面停稅畝未嘗不欲寬民優廩給戒撻剋未嘗不欲恤軍且心者綱常之所自出

陛下之用心若此而危形急證相尋不已臣廢食忘寢思所以消惡運過亂原而不得其說陛下隱之於心其猶有不安者乎恭惟本朝立國度越古昔太祖皇帝之授受不以私其子而感趙普金匱與弟之一誓高宗皇帝之選立不以私其近屬而悟婁

宣宗皇帝之遺後之一言一祖一宗為我宋肇興再造之主皆自其

不私大官一念者基之臣在田野側聞宣宗皇帝嘉定選擇之
時追記先朝眷念魏邨之意故陛下之立必自魏來寧考此心
其與後世猜防多忌者異矣用能繇三十載無疆之休以啓佑我
陛下者亦此一念也是以陛下踐阼之初朝享原廟而都久大
悅則人與之也始見園丘而月星明概則天與之也曠敢貪天之
功以自為己力哉彼故王之退守藩服魏邨出不測雲川之事深可
痛也臣嘗記真德秀之奏曰前有避匿之跡後與討捕之謀又記
洪咨夔之疏曰雲川之變非濟邨之本心濟邨之死非陛下之

本心魏了翁直前之疏徐清叟火災之疏皆可謂得其情矣胡夢
昱一疏尤為惻怛貫穿百代之興亡指陳天人之感應讀之令人
流涕當是時也天地祖宗猶有以察陛下之有所制黃壤沉寃
猶有以亮陛下之不得已亦既十載天斃老妖端平改弦威福
自出非昭寃雪枉之時乎臣恭觀元年六月御筆有曰脅祚陷逆
又曰復爵收塋而立嗣一事則曰閔繫家國難以輕議又恭觀二
年七月御筆有曰衛王功茂深欲保持其家又曰札付宅之兄弟
自今登時毋復攬撫一則牢閔固拒如待深仇何其重於繼同氣

之後二見丁寧覆護如拊愛子何其厚於保姦薛子之家合二筆而
觀有人心者宜何如哉故王之跡非若秦卽而秦卽子孫至今蕃
盛此太宗皇帝保全之力今也西流荒阡麥飯無主孀嫠孤寄
抑墮縑流獨不以太宗之待秦卽者待之乎賊遠之罪淫姦姦
檜而檜死之日諸子勒令致仕此高宗皇帝果決之斷今也寔
之頑童班索錫第超玷名郡敢抗公評獨不以高宗之處檜者
處之乎陛下勵精之始如逐二凶人竄二賊吏召諸賢求直言
以至禁戢苞苴直遏干請每一札出萬目聳觀四方傳誦交讚聖

明獨二筆此讀者無不撫然失色聞者無不黯然吞聲德於其非
所當德怨於其非所當怨一念之私綱常倒植大原既失他美莫
贖驕卒安得不狂悖兇氓安得不跳擲叛將安得不飛颺豈皆無
東顧之心蓋有以召之矣陛下必以遠為功則臣請有以辨之
昔漢大臣議立文帝之時特曰齊王母家戾惡代王母家長者以
善人則大臣安史所載本說如此大臣之意不過謀身豈料得一
文帝遂為三代以後不可及之主哉陛下天賦粹美不下文帝
遠之有謀亦猶漢臣既見聖質高邁乃復時進妖麗欲以昏其明

而盜其權所賴韜藏靜定不墮機筭遂有今日之懿若遠者豈容
生免繫獄之辱而死反冒極美之謚乎 陛下必以故王為疑則
臣又有以釋之昔漢淮南之驕僭非復有愛兄之道文帝哭甚哀
以盜解而止及聞斗粟尺布之謠則還地封子不遺餘恩豈終膠
於盜之說哉 陛下天性友愛與文帝同故王之脅與淮南異小臣
臣割聞謂故王嘗從 陛下會朝待班同榻共食情愛備至使無
遠先入之言寧不愴念疇昔之好若故王者豈其生有友睦之義
而死不忘經紀之恩乎臣愛助孤忠惟終始以漢文帝望 陛下

也矧自更化之後凡逐臣羈士見扼於權姦者無枉不白獨天倫
大寃不能自明一婦茹屈枯_{日干}三年匹夫非辜飛霜六月而况先帝
之子 陛下之兄乎臣聞德秀垂歿語其家以不能申前言為
大恨又見咨慶僅對臣言曰上意未回則天意亦未回今二臣已
矣獨慶豈所謂寃不散則禍不消自今觀之其言皆驗豈竄_{海濱}
弟兄暴骨今雖官其一子未足償一門之痛是不惟故王之寃未
散而豈之論亦未明也然則解釋 陛下之疑啓寤 陛下之聽
此非舊學大臣之責乎此非耆老大臣之責乎此非二三執政之

責乎此非講筵從容啓沃之責乎此非侍從論思獻納之責乎此
非諫臣繩愆糾謬之責乎群臣泛議一語及此搖手吐舌指為深
諱是殆以齊人敬王也然而臣知陛下有可回之機者何也小
臣奏疏間及此事陛下雖微詰之亦不罪之草茅對策間發此
語陛下雖稍抑之亦不棄之是機也苟有以開導而疏滌之則
油然而之一念固在也臣愚欲望陛下豁然開悟出於真誠特下
明詔敷釋本心正權臣之罪洗故王之冤則端平德刑之大者明
矣是必發暴奸伏絀絕貪功抑孽種而奪守符收宸札而裁寵數

賈充之謚別議里克之惡始彰是必改營高燥急謀紹承幸抗儻
之猶存庶精爽之有托若教之鬼不餒新城之巫永消則天心之
悔禍有期人心之厭亂有日特在陛下一念間耳或曰四郊多
壘未暇議也不知腹心不治何以望革之安或曰皇嗣未衍未
遽議也不知麟趾不歌何以致冬蠹斯之盛事固有甚難百物翔踊
而楮日輕則曰吾力不能救疆胡荐食而兵日困則曰吾身不能
玩此不過一號令轉移之易而陛下猶難之且事與天合與祖
宗合與先帝合與天下之心合無復他慮之有若易者猶難臣恐

難者愈難矣。宋文帝何如主，猶能還三代之家。正徐傳之戮，而况九京之下，所望於英明之主哉！通天地間一氣耳。今也，戾氣流行在天，則為妖星；在地，則為洚水；在朝，則為二相不咸；在邊方，則為諸閭不協；去歲叛兵之變，自南而北，殆遍天下。去夏，虜旅之闕市扉，晝開相恐，以走此無非戾氣之流注激射也。臣曩嘗讀清叟火災疏曰：若有所驚而詰問其故，頗異昔鄭人驚伯有之厲，子產以為鬼無歸之故。或者類是臣，又近聞宅宇以其父三十年聚怨之華室，一旦捨之為僧廬，探其事尤異者，王安石捐居第于鐘山。

而記者以為觀雲囚之故殆亦類是事雖涉怪理有或然遠之家
不足恤而關於宗社者甚重若一念之歉橫於胸中而不化則
一氣之戾鬱於兩間而不消誠能宣明洞達此歉不留將見精神
感召此戾自弭不然運化推移無往不復利忌諱護其裂難收瑤
華之位終復蔡京之後終錮而光景迫促已無救於黏幹長馳之
禍矣吁可畏哉臣素拙且賤始進瞽言遽觸雷霆罪在不赦然漢
武帝有言高廣神靈使汝教我或者祖宗列聖之神靈考在天之
靈將以啓聖心而開治運歟先儒嘗謂夷狄為中國患由中國先

無三綱故臣以綱常為弭亂之本又謂一念覺處便是天理故臣
以一念為綱常之本然則宗社存亡夷狄向背之機人心去留
之會在陛下今日之一念覺則廣^高神靈之賜否則小臣積誠不
至請伏妄言之誅惟陛下財幸

第二劄

端平三年七月分

方大琮

臣夙懷忠憤驟被親除其免櫛首語所謂更化三年病源故在者
已冒死盡言於前矣顧猶有闕宗社至大者方今中外多事之秋
未有繫屬人心之本預選親賢於春秋鼎盛之時則有嘉祐紹興
故事在宋歸舊邸於皇嗣既生之後則有祥符故事在元世宗下既
留聖恩矣宗廟社稷之福也然而故王之冤不雪則他日能保其
所屬意者乎如權奸之罪不正則他日能保其無有貪功者乎臣於
故王何所有於故相何所怨所以復冒死深言者為陛下子孫萬

世之計耳孟軻謂天下之大慮卽此一念上格天心則燕媒能夢
不占有子子孫衆多受福千億可泰然無他日之虞矣臣願陛下
見之決而無繫累之私行之亟而無猶豫之疑則天人今日之望
也病源旣除蔽障盡撤一念善而萬境澄三綱正而萬目舉臣始
得以推廣聖志而條其梗概者昔饒金欲亡久矣曾謂殄種之日
適會親政之初陛下夢會清明上通文祖人孰不謂此心之感然
毫之復汴之入方以歸疆為喜襄之失蜀之危反以戲國為憂長
淮大江憂抑甚焉昔之喜何從而來今之憂何緣而起陛下之心

猶有非人所能盡曉者而謂天心之不可曉乎恭惟列聖緝績艱
勤以至於今日炎興半守而猶牢也不可以當吾世而有金甌破
缺之形誠能以三百年宗社常置於聖心念國步之多艱于帝命
之不易必將兢業萬幾之不暇而何有於耽樂必將奉先帝宮室
之恐羞而何有於奢侈必將裁抑近屬以全富貴勿謂其能循法
必將檢梃宦寺以杜窺伺勿謂其粗知書必真信直臣豈可名優
優而實遠之必真絕小人豈可小寬而漸來之必躬行與心聲相
應毋徒修飾以華簡冊必內庭與外朝無異毋徒尊嚴以美觀瞻

嘖笑之間理亂繫焉天不可欺人不可愚則陛下之心不可不正
乎又當切責大臣曰今朝顧輔相與扶持以至於今日位遠雖壞
而未潰也不可以當此時而有舉酒祝柱之歎誠宜各以三百年
宗社共置於腹中念輕舉之難掩後效之可圖必將剖破藩籬不
可使人疑其異必將洒掃庭宇不可使人議其謀必將共圖大計
毋自困於叢脞必將共保大權毋或聽其旁落人材朝廷之人材
也豈必競相牢籠公議天下之公議也豈必過為調護力不足以
運掉遠隔何取乎鎮撫威不足以號令疆閩何處乎制置訐謨之

頃安危繫焉君不可欺衆不可蓋則大臣之心其可不公平抑臣
猶有甚憂者陛下之身三百年宗社所寄之身也邇者聖體違豫
幸卽採之所聞新幸貴艷多給匪頒大臣不敢諫恐忤旨也
舊日璫蠶媚密進奇巧大臣不敢制恐招讒也無非傷和伐性之具
垂謹獨閉邪之規陛下以社稷為念則必養心於寡欲大廷以陛
下為念則必格心於未非何至如道路之傳戶外之事急矣所賴
以回天心收人心者一堂聚會之間耳臣願陛下正心以修德大
臣同心以修政三三執政盡心以修輔轉亡為存國其庶幾否則

淪胥以敷是誰之責顧臣何人敢犯陛下敢觸大臣然言及乘輿
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此祖宗待其臺諫家法也臣誠
愛君臣誠愛國螻蟻之軀不敢自愛惟陛下無以人棄言則宗社
幸甚生靈幸甚

八月分第一劄

方大琮

臣頃者冒進愚戇輕犯違^雷敢謂聖度如天猶獲瞻威咫尺窮子見

父且喜且悲所謂大綱大本之說臣申言之則近於激不言則流
於欺不激不欺以觀陛下之心焉請以今日經帷誦讀之書而推
明帝王正心之大法以告其說若稍緩矣然雖緩而亦切也心一
大開紐也書曰無怠無荒此待夷狄法也惟難惟危此畏小民法
也甘嗜峻雕未或不亡此警言者一身法也天下皆樂而一人猶憂
天下皆泰而一人獨危以一人之憂危所以保天下之泰且樂也

若昔明良護持此法重閔累鍵植立甚嚴自管仲始破其局鑄謂
殷耳色酒肉不足害霸賈誼微寬其繩束謂為治而乏鐘鼓之樂不
如勿為誼之言猶婉而伸之說直謂把握於外者有定力則安意
肆志於內者為無損是以威公負其強力而弱內壁惑易牙以啓
國之爭文帝安於所性中罷露臺止駢乘以成富庶之效至唐太
宗以雄心霸氣孩撫一世外而鞭苔前代無不如意內而縱情長
慾肆其所為哆然恚其臣曰是欲使國家不役一人不收一租宮
人無髮乃稱其意善乎魏證之諫曰憂人之言不絕於口樂身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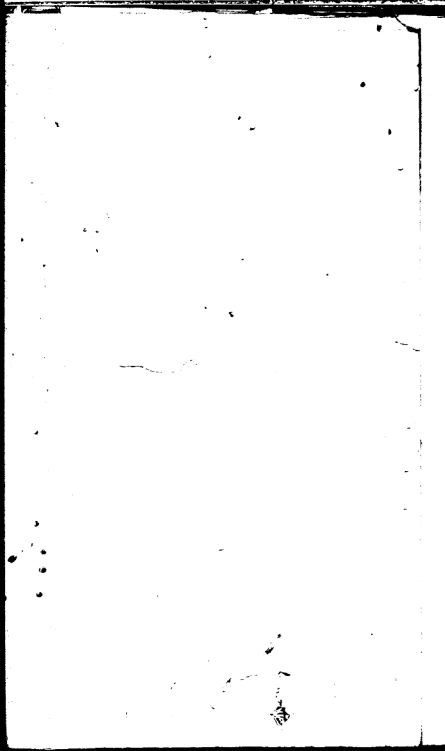
事實切於心深中帝病帝亦歛容謝焉合三君而觀文帝恭儉量
已甚明二君外操內縱自謂奇策卒不免貽後嗣患况於外無把
握之力而內為安意肆志之事可乎帝王治法止一塗輒持心身
者乃所以持天下也今天下未易持也如支老屋補壁而離仆如
駕漏船掉首而尾濡鳩工烝楫合力扶救猶惕然有壓溺之虞而
為主人者出有懼色入無戒心反使工慵楫惰得以有辭於其主
臣固不敢以魏證之語陛下而其迹則有不能掩人之疑者何也
三邊功賞有頻年未下者而後宮新封數十宣雖不一夕取辦未

遲也五閩將佐猶有待激勸者而肺腑近親雙節之命雖不同日
並科未害也襄蜀流移糠粃不飫而進獻豈群貂之所宜爭媚哉
江北居民千里清野而木妖豈內庭之所宜時有哉陛下憂勤之
念未孚四方而佚樂之聲頗聞道路而或者猶曰事不可為未
免興退飲醇酒之歎此前世中主事也聖明豈有是哉然而疑釋
諤抑豈無說布衣帛冠興豈可衛而文公之志自此立新寢膳言食豈
足疆越而勾踐之志自此堅陛下倘以襄失為恥則其志必在復
襄以蜀敗為慊則其志必在保蜀以荆擾淮危為憂則其志必在

牢固疆場以民愁兵怨為慮則其志必在護養根本用志不紛樂事自息不云惟疾敬德緩則不及事矣無皇耽樂雖欲為而無其暇矣是故惡旨酒必真如建隆經宿之悔斥寵嬖必真如慶曆女口之遣減省嬪御止如雍熙三百之數檢制奄寺當如景德過分之戒節縮浮費則韓琦宮掖之議可行也停罷力役則歐陽修土木之疏可復也非惟消釋天下之疑亦足以助成陛下大有為之志孝子者善繼人之志也以先皇帝賜杯之奉澣衣之御此不過禁庭間事耳而幽閨深谷民至于今稱之當慶泰禧定以來天下

非少事^也所以銷一時之變結數十年之人心敬仁儉勤之一念耳
帝王大法祖宗家法森乎三尺之不可越也憂者樂之對危者安
之反嗜樂而喜安人之情也臣乃欲奪其所樂而遺之以憂禁真
所安而投之以危豈情也哉蓋有凜乎朽索之危而後有乎成之
安有若涉淵水之憂而後有垂拱之樂豈惟天下安樂之而一人
之至安真樂孰大焉不然則欲安而危迫之則反失其安欲樂而
憂乘之則反不得其樂明者可以計利害於此矣今也當把握之
機而有縱放之形當憂危之會而為佚樂之事所以使陛下負此

疑謗於天下必有分任其責者理亂安危自君心出格其非者大臣也救其源者諫臣也若夫阿意曲從務為容悅今日曰誠如聖諭明日曰非臣等所及因思戀寵此大臣之恥也嬰鱗自疑更進他說前疏則格不下後疏則又訖了學淺膽怯臣實有罪焉先民有言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必引君於當道必納君於無過使天下不得以竊議吾君則道與言俱行也否則言之不行於行道者之責乎故臣於陛下與三大臣自有望焉取進止



直前劄子

端平三年十一月十一日

方大琮

臣頃入對恭聆陛下責羣臣曰大言傲誕者有之肆為欺罔者有之背公營私者有之豈不以國用匱兵籍虛將材乏未聞獻理財之實計畫強兵之實策薦一校之實材此非諸臣而誰責而羣臣之切切然望陛下曰綱常幾泯布粟之謠不解恐蓋氣之毒散兵端輕動輪臺之悔不聞恐怨氣之未洗北司怙寵南陽干政恐謗聲之未消自汴洛喪師京城失伍之後每更一變上下相誘廢事機至于今極矣然下之所以望於上者皆所當為而其事甚易

上之所以責乎下者皆所必為而其事則難陛下何不自為其所
易而責羣臣以所難哉今內外之事急矣不知禍變何為至此極
也所以回天心感人心者獨非當為之事乎為陛下計算之而急
二詔布告中外其一則開誠卽位之初心全復友睦之美意前與
往謬各正至名綏亡撫存曲盡恩渥對越祖考可以慰答列聖之
靈
則天心悔禍矣其一則深懲興兵之昨非具述虜地之大痛戒諭
諸闡當若同舟勞苦將士俾如挾纊號召豪傑顯罷和議使有不
無與虜俱生之志則人心思奮矣必如閭閻草昧而無為平世之

規模必如篳路藍縷而毋事太平之盛觀謀必公之外庭則埽除
戶內者無所投其巧矣聽必廣之疏遠則黨緣近親者無所售其
私矣此在陛下一轉手間直易：耳明白洞達布之海內而無愧
感動天人之機豈不在是然後大會羣臣而語之曰財以何術而
裕兵以何策而強將以何道而擇給之筆札如慶曆之間天章閣
極其議論如淳熙之對選德殿置國事一局使曉暢財用其
計者居焉置邊防一局使明習兵事熟于地形者與焉凡今之所
難者使之朝夕講求焉商確焉可也且將材以多事而見今可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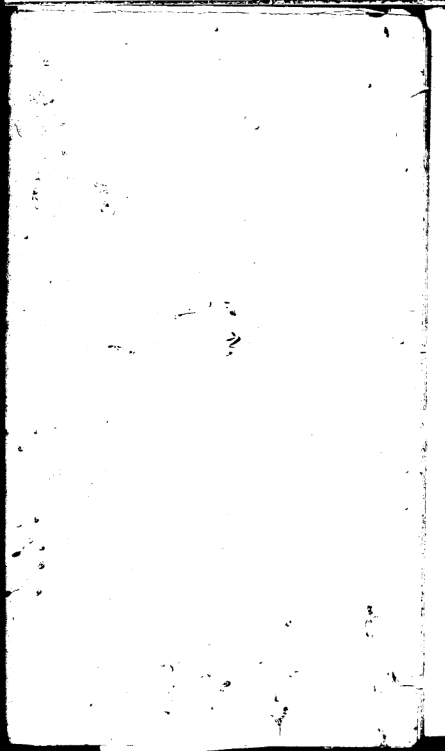
多事矣而將材未之見何也若夫合諸屯之伍符而考覆軍實則
兵精而財有餘以出戍之 券而就募邊勇則兵精而財合

策非有難行者而施之兵及交接力不暇給之時則衆疑其難
亦豈容畏其難不為之哉今日必敵勢稍寬而後可言治兵可言
儲將必事會稍舒而後可議節用可議救楮然陛下何修而得其
寬且紓哉必有以感人心回天心而後庶幾得之此臣區區之愚
深望陛下為其易而使羣臣當其難也羣臣亦何能之有不過憑
藉祖宗之積累蒙賴陛下之德威殫竭智慮有死無二或足以康

時屯而延國脉也雖然今之所為易在陛下一心耳播告詔書豈
空言哉臣嘗觀漢文帝賜尉佗書其言質實無少回護首曰朕高
皇帝側室子也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帝蓋明卽位之初
心而無所諱故尉佗感服粵患遂息又嘗觀陸贄草興元詔德宗
許以不避忌有云天譴而不悟民怨而不知朕實不君人則何罪
帝蓋自言其召我之大悟而無所掩故悍卒感泣寇難遂平
之於化人未矣果出於中心之真未有感而不化者苟非其真雖
日下一詔無益也臣願陛下翻然感悟毋為虛利害所撼洗然更

新母為小補級所牽斥遠孽閹毋至決侍臣之去留裁抑近屬毋
重煩諫臣之論疏是機也苟善用之則天心可悅人心可回凡兵
財等事庶可徐就吾之條理矣方危機交迫悔改已遲若遲而為
遲一旦瓦解雖人主此臣修德百官皇此臣修政祈哀於宗社請命
於上帝已無所好自古危亡之極豈其國之君皆失道臣皆失賢
哉蓋其由來者漸矣所以痛哭流涕為陛下告也當主憂臣辱之
時而臣力不足以執干戈謀不足以獻帷幄朝驚夕悸思效一得
而忠受陛下者止於如此愚慙無補祈去無愈惟陛下察其誠而

採其言則宗社幸甚哀其愚而聽其去則小臣幸甚



經疑

方大琮

經可疑乎司馬溫公胡為讀易而未識卦文已謂十翼非夫子之作經不可疑乎楊龜山胡為而有讀書必有所疑然後有益之語愚嘗言二公之言質合之于心讀聖人之經者固當有敬心不得有疑心然理義有所不_一于吾心不能無窒礙者姑置之不疑而借畏聖言之語以自解則是失龜山之意蛙鳴蟬噪妄生穿鑿信_口耳之未學執訓詁以疑經是則犯溫公之戒二公豈欺我哉學者試長思之而後知二公立言非固相異其為訓吾黨者均且_五流

標杵非王者事古無此疑之疑自孟子始而後世靡非然從之化益

之死實啓誅之古無此疑之自知幾始而後世訟言攻之疑一

也而得失相懸如此然則後之有志者聖賢當以理揆事求當人情而

孟子之疑不當創為論輕駭俗聽如知幾之疑如此則執事所

詢之疑愚皆可以類剖矣閔雎鹿鳴為文王之詩信矣或為作於

周衰吾無取也述后德如賓此豈獨周衰事乎七月東山入

之邠風宜矣或以為周公所作當係于魯母信可也邠言王業之

本此豈魯一國事乎書斷自唐虞者垂世立法之意而義皇之事

聖人以為不可使之無見而附于易而何以議其不獲載于書乎
係秦魯于周末者間後世以為善之意故列國之事聖人以為可
以俎豆于帝王之列而無甚愧而何心此言其不當係于書 卦
自文王始或曰取離取夬在昔有之不知上世已有易之理文王
特取而之耳不然 易美里者非文王而誰春秋實本魯史或
曰子貢得百二十國寶書以為春秋不知寶書前此何據然則瓶
此論者非何休而誰周禮非周公之書乎封而國征役之制與他
書曰異禮記非夫子之言乎而儒行一篇有豪士節此亦漢儒所雜

之爾未可執之以為全非聖人之書也嗟夫杏壇寂寞真魂在否
華門圭竇之士去聖人久遠恨不得以身周旋其間親見聖人而
質之而乃獨抱遺經于千載之下做辭奧義之幽深脫簡殘文之
牴牾則當平心以解之而不敢為新奇當精義以思之而不敢為
鹵莽當參考諸儒以決之而不敢為粗攻要之求不戾聖人之意
而已故曰惟知^自之君子而後精于察六經之疑惟自信之君子而
後確于斷六經之疑愚雖未能而竊有志於斯者有年矣

用之方其派三若長史一派自長官始居于刺桐巷曰方巷今曰

朱紫坊次房秘監在焉柝為留橋為後隆為下坊為瀨溪為南門

外長房員外有過潮者既歸而後居後塘第三房著作子朱紫坊

亦有居留橋者第四公司直舊居義門闕下曰方倉第五不計

房居後塘三子侍郎光祿寺丞皆在焉蓋北自河濱諫議廳東至

後隆其間曰后塘曰烏石曰後埭前方綿亘不斷大抵烏石也

居其大半第六房正字居後塘之側後無散而他石所

長官六房而唐長安球之後也此以爲杜一派
名閱之後或傳以爲長官遺腹子聞前此有長上與后塘序昭
者更當細考如方山一派拆而爲大松之鳳冲爲山屏爲叱石爲
相峻今城居之東宅前則自鳳冲出城土之上坊則自狗
龍井則自叱石出其他更多皆唐泉州叔達之後也三派之言
以紘爲遠祖雖世系昭穆不可推要必同出一源莆衣冠六姓非
一然多與編戶之姓同而有非其所能雜者獨吾方姓不甚見於
農工商賈之版其賢且達者各以家世爲念而其貧者猶能保其

為心之家以待其興此所以入閩三
姓而猶有
王六來著

族譜宗圖序

方氏之先始得姓者曰雷神曲辰八代孫帝榆園子也相黃
以功封方山子孫之氏因焉明與風力並驅回從雷澤

夏曰相佐周曰叔賈見於秦賞與望與陽見於漢世居河南曰然
者遭新莽亂過江居歙生司馬雄雄生儲位列黟縣侯儲生讚
覲之品之讚以公子孫星居江浙本叔父見之之唐

長史子殷行為慶王府諮議者

太子大夫

文

僖宗中和四年也中丞之子廷年為戶部侍郎其子家孫於滁廷

守潭州湘陰簿廷滔官尚書左僕射子孫家於江州吾祖廷範為

血州安固尉尉歷宰長溪古田長樂縣至今父老稱為長官

田刺桐巷為聚族始祖蓋中丞第三子也長官既定為

故地葬祖父于烏齊豐田而自營封域于靈隱山子仁逸水部員

外即仁岳大中秘監仁瑞著作即仁遜大理司直仁載禮部郎中

仁遜秘書省正字方五季分列表豪子任於其子宋隆興向之

六國者相與歸仕于天子於是

中州

於衡而族始大故合天下諸方不如莆之盛合莆諸方不如三公

之盛枝葉繁衍冠冕輝映所在充仞幾半于莆詰其所從來

官後也夫由一人之身而至於百千萬億可謂盛矣然

射易親多則疎吾宗最以多稱固有一族居五服之

相值于途憧往來而不相視噫由一人之身而至於途人之視

吾是懼此族譜之所為作也得吾譜而觀之猶觀水然八川三

夫

卷之十

七

七

夫以之者以女以之者貫之勿辨

凡中

名

祖敬宗之心可以惕然生矣大琮竊慕古之賢人君子百能自
其先世載之家籍行于世譜亦隨之其先世豈能皆賢而得以
輝煌史冊所可以為不朽之傳則賢孫子之力也為人子孫

之哉需次之階纂列舊譜爰知源流之所從來續而補之

於無窮而不亂長官子孫必將大有興者安知其不傳且知
子孫勉之嘉定元年戊辰九月吉

方氏拜第世系序

萬里伏闕處慷慨上書名動

咸平元年有言

以助族人從之者翕然河南氏之氣始吐二年儀遂與弟能從

慎言舉茂才至京師復拜疏于朝請其址京人曰此鄉尚之伏闕請

立學者曰其弟俱來矣儀遂以是年與慎言聯名

策豪傑之士雖無學校猶興夫豈不能自奮一第而切

庶

如營私計其愛邦人之子弟深矣則蒲之有學自吾方氏始矣

書

且國後郡擢第者間一二見然未有登上甲者慎言一舉中

詔慎言與之昆仲俱以甲選為

書

六朝進士自歐陽詹始昌黎語也外石史因之凡中

材歐俱莆人是莆特唐清源一屬邑耳而擢第為七閩的後并

間聯翩不絕唐季吾方始來值五季士墜在偏方不得策一國

者餘四十年故方未有由是選者宋興二十年矣遐陬僻尹相

貞士以與中興之興並驅而先而莆以未

臨方

氣鬱鬱甚太平興國三年陳氏奉版籍以歸莆陞為郡預選者有人

天下之視莆隱然若一大都吾長官子孫亦可磨礪振迅出為

用宅因以觀學未立無師承為郡 必選之子

公不朽之業不我進士一途而... 吾吾大... 辨

一經名堂實藏書萬卷謂名姓漫漶弗紀將軼立仕版公堂楣

進士標其首特奏次之世賞又次之封贈又次之高伯祖岳陽史

君擴為之記... 以碎礪望後學蓋紹興二十八年戊寅也版之

二年而大父策名其間版登任籍者百二十人距今五十 林林

輩出版溢久矣來者無以容姑取而列之譜系之後既首述吾祖

所以推第之由復推廣伯祖所以責望之意要必基以忠孝

以 漢師友講習無非君民事業則其出也無阻

上於著作而學子宮之福與郡相終始慎言德曰

立慎從標表學館歷典藩郡聲名翕明道景祐間遂與

臣抗衡而天下始知有長官子孫矣方氏之入莆始樹於

賜於陳氏懷才抱藝而弗克逞以至學成之歲是惟無

翔而高擢焯焯海內之睹聞嗣是橫飛捷出合力塵壘戰策員者

他邦歛衽亞殿魁者有人奏賦為南宮高選者有人或通榜而

三人者無慮數十參錯為盤旋要路不特以科第白見其以

受有

全

我來者勉乎哉必如是而後足為長官子初
嘉慶元年戊辰

月吉

神道碑銘

門生

徐羽

集英殿

惟我列聖聖祖遂良天昇寶臣生于莆陽曰兩忠肅心前蔡
言美績蔚炳相望英一方公簡知理皇諫垣正色恇惻封囊請懲
權奸請雪故王以辨名分以扶綱常精神貫日勁節凝霜遠遷內
史復抗檄章安王節說折其鋒正巧讒如黃帝

苦言奚傷乃爲軫傳乃擁節幢布宣德意鎮撫遐荒保障良莠
食靡違雲霧潦積侵玉雪自將方遣弓旌趣歸廟廊脫屣塵寰騎箕
帝旁官不宰輔其道則光年不大老至其榮則長華秩飾終異數燁
煌易名忠宣與齊比芳家庭濟美餘慶熾昌仁山蒼三勒銘其岡
嗚呼邦人景行不忘

附縣志名臣傳

方大琮字德潤慎從七世孫也以詞賦為開禧元年省試第三人
授南劍州學教授首封羅仲素墓為江門轉運司判議嘗以獄平

先改知將樂縣武楊時廬祀八賢于學界遷天府丞務民競園
田久不決張椿年為王府撓佃堂帖下所給據大琮持不可除右
正言首疏言雪川之事向也天地祖宗猶察陛下之不得已今威
福自己出矣而元年御筆曰立嗣一事難以輕議二年御筆曰衛
王功茂深欲保其家一則如待深讐一則如撫愛子又曰秦王
子孫蕃盛今麥餅無主松死勒燬致仕令班案賜第別疏言故王
之冤不雪他日所屬意者皆可保乎權奸之罪不討他日豈無貪
功者乎因極論天下大勢適理宗不御殿封上之踰月入對復言

理亂安危自君心始格其非者在大臣救其源者在諫臣又以女
寵侈費為戒遷起居舍人直前奏事且曰淮南之封尚借輪臺之
悔不聞陛下何不自為其所易然後責羣臣以所難兼實錄院檢
討官奏乞罷劉子翁以重朝廷兼權直舍人院自理宗親政大琮
累上說言殿中侍御史將峴惡之疏刻王邁劉克莊等以大琮為
魁傑請置重辟大琮遂罷去主管紹興府千秋鴻禧觀尋起知建
寧府中寢嘉熙四年除秘閣修撰福建路轉運判官時歲荒首發
常平倉賑糶淳祐元年改集英殿修撰知嘉州四年加寶章閣待

制廣東經畧使六年進直學士因舊任大琮在廣五年百度具舉
以兼司体盡送三學增推鋒軍春衣錢給借水軍出戍糧改創清
海軍門樓改知隆興府命下卒諡忠惠贈寶護閣學士依尚書例
致仕大琮外和內方平居言不出口至立殿陛爭是非雖貧有不
能奪有奏議外制雜著若干卷

附府志名臣傳

方大琮字德潤慎從七世孫也祖萬擢紹興三十年進士大琮以
詞賦為開禧元年省試第三人授南劍州學教授首封羅仲素墓

為江西轉運司叅議官決獄平允改知新樂縣式揚時廬祀八賢
于學丁外艱服除知永福縣值兵饑守隘立柵禁港發廩無虛日
時延名士講論文義丁內艱起服累遷太府寺丞蘓民競園田久
不決張椿_死為王府攬佃堂帖下所給據大琮曰椿年直欲奪百
姓餽怨耳惡知愛國愛王府哉持不可歷秘書郎著作即除右正
言首疏曰雲川之事向也天地祖宗猶察陛下之不得已今威福
自己出矣而元年御筆有曰立嗣一事難以輕議二年御筆有曰
衛王功茂深欲保持其家一則如待深仇一則如撫愛子又曰奉

王子孫蕃盛今麥飢無主檜死勒燬致仕念璠索賜第文曰通天

地間一氣耳二相不咸諸閭不協叛卒之變殿旅之閑皆蓋氣之

注流誠激射也能宣明洞達此欺不留將見精誠感召此蓋自弭矣別

疏曰故王之寃不雪他日所屬意者皆可保乎權奸之罪不討他

日豈無貪功者乎因極論天下大勢適理宗不御殿封上之踰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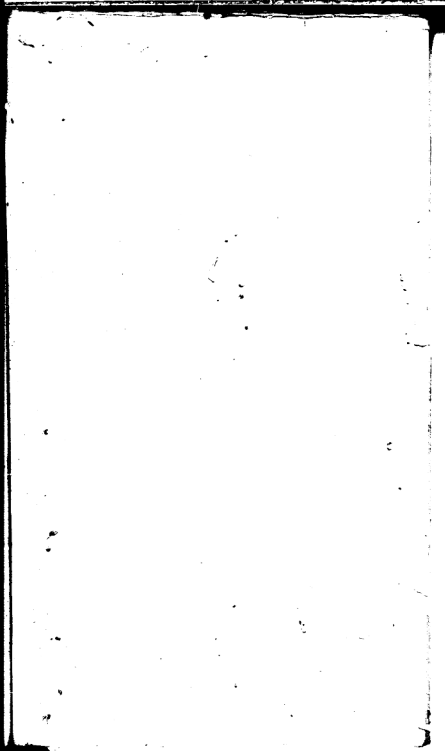
入對理宗曰擢卿言官論當體國大琮曰臣所言無非體國出疏

奏之有曰理亂安危自君心始格其非者在大臣救其源者在諫

臣又以女寵侈費為戒遷起居舍人直前奏事且曰淮南之封尚

稽輪臺之悔不聞陛下何不自為其所易然後責群臣以所難兼
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奏乞還魏了翁以重朝廷兼權直
舍人院先是有諫言綱常者竄謫相望及理宗親政大琮敢言復
故王爵召用諸老於是言路稍開殿中侍御史蔣峴惡之疏刻王
萬劉克莊等以大琮為魁傑請置重辟大琮遂罷去主管紹興府
千秋鴻禧觀尋起知建寧府中寢嘉熙四年除秘閣修撰福建路
轉運判官時歲荒首發常平倉賑糴自鄉郡始上四州委寓士蔡
抗措置糴事淳祐元年改集英殿修撰知廣州廣東經畧四年加

寶章閣待制并升使六年進直學士因舊任大琮在廣五年百度
具舉以兼司休盡送三學用朱子所定更造冕服爵俎樽壺簠豆
簠簋盥鑄編鐘以足其數取英韶石為磬行釋奠鄉飲以禮我化人
期盡變其故俗增推鋒軍春衣錢給借水軍出戍糧米改創清海
軍門樓改知隆興府命下卒諡忠惠大琮外溫和而內方嚴平居
抑畏言不出口至立殿陛爭是非可否雖貴育不能奪第大鏞大
輿早卒大琮經紀孀幼恩義兼盡有奏議外制雜著共十卷



方閣學墓誌銘

劉克莊

方氏自長官廷範始居莆六傳至福平長者祐析居後埭生隱君
中隱君生萬登紹興庚辰第監行在和劑局和劑生達頓挫場屋
中年三子玉立喜曰吾可以後以子貴累贈中奉大夫配碩人林

隱矣

氏公其仲子也諱大琮字德潤擢開禧乙丑第詞賦為南宮第三
人授南劍州學教授以郡先賢學術名節勵後進飾宮廟新器
服上官送某士拒不納去為江西漕幕平大闢決險訟兩造皆服
時幕府多佳士公與故相文清李公今閣學直翁徐公尤知名改

秩知將樂縣公在郡洋已封崇羅先生墓至是式龜山廬偕其孫
曾欵謁松楸祀八賢于學務以禮遜迪民剽悍革心丁中奉公憂
知永福縣適直兵饑守隘立柵禁港發廩日不暇給然延致士友
講論文義亦不輟丁林碩人憂二邑皆止一考然有百年之恩公
自弱冠據高第著微譽人謂且立致貴顯而深自晦匿抑首常調
比再服闋五十餘矣端平改元公至行在丞相鄭公一見如舊擢
監六部門厯司典農寺簿兼提領安邊所二年遷太府寺丞蘇民或
競園田久不決有張椿年者為臺府換佃堂帖下所給劄公持不

可曰椿年小人直欲奪百姓飯盃惡知愛國愛王府哉必行此胥
史足矣安用士人三年擢秘書郎兼景獻府教授遷著作郎兼權
侍郎左郎官除右正言辭而後受首疏曰雲川之事向也天地祖
宗猶察陛下之不得已今威福自出矣而元年御筆有曰立嗣一
事難以輕議二年御筆有曰衛王功茂深欲保持其家一則如待
深仇一則如拊愛子勵精之始每一札出萬方傳誦獨此二札讀
者憮然又曰奈王子孫蕃盛今參飯無主矣檜死勒燬致仕今班
索錫地矣又曰通天地間一氣耳今盪氣流行為妖星為涿水為

二相不咸為諸閫不協叛卒之變殿旅之閑皆蓋氣之所流注激射也若一念之歉橫于胸中而不化則一氣之蓋鬱于兩間而不銷誠能宣明洞達此歉不留將見精誠感召此蓋自弭別疏乞用嘉祐紹興故事預選親賢然故王之寃不雪它日所屬意者可保乎權奸之罪不討它日豈無貪功者乎因極論天下大勢陛下宜自懲言曰炎興半守而猶牢也不可當吾世而有金歐破缺之形必裁抑近屬必檢扼官寺必不貌敬直言必不漸來小人必躬行與聲音相應天不可欺人不可愚也又宜責大臣曰佗遠雖壞而未

潰也不可至卿等而有舉酒祝柱之歎必共圖大計必共保大權
人材朝廷之人材豈必競相爭寵公議天下之公議豈必過為調
護君不可欺衆不可蓋也適上不御殿封上之踰月入對上曰擢
卿言官論當體國公曰臣所言無非體國出袖疏曰今外無把握
之力內為安意肆志之事三邊功賞未報而後宮數十之宣一夕
取辨五閩將佐暴露而近親雙節之命同日並拜襄蜀流殍而諸
璫進勸未已江北清野而內庭木妖方興陛下倘以襄失蜀敗為
恥必志於復襄保蜀以荆擾淮危為憂必志於固疆場以民怨兵

愁為慮必志于護根本又曰理亂安危自君心始格其非者大臣也揀其源者諫臣也若但曰誠如聖諭曰非臣所能及固恩戀寵大臣之取也前疏則格不下後疏則又訖了學淺膽怯臣實有罪焉又言陰潦連月都城雨色有異昔河北赤雪諫官孫甫謂其端起于女寵侈費赤雪非雨比也河北非京城比也臣身忝此官目覩此變所憂有其事甫者上嘉納遷起居舍人直前奏事言陛下汲汲然責群臣曰大臣傲誕者有之肆行欺罔者有之豈不以兵冗財殫而未有能盡富強之策歟群臣又切切然望陛下曰淮南

之封尚稽輪臺之悔不聞陛下何不自為其所易然後責群臣以
所難乎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嘉熙改元復直前言朱
熹嘗謂政宣大臣如早用楊時諸人可拯一半今天下之才皆佞
遠斧斤之餘嘉定以來權魁極力剗鋤僅存德秀了翁二人而已
陛下當饋太息徬徨乏使而三十年劫火不燼之精英一為天所
奪一為人所阻豈不大孤人望哉乞還了翁以重朝廷又曰今日
獨一言路雖沮不屈有齊南史相繼之風然尚者清叟去中使宣
留至再同列留之給舍留之侍從經筵之臣留之曾幾何時範去

內靳遣留之使外乏交留之章聖意日異士氣日靡臣侍清光抗
疏不勇前愧臣清叟後愧臣範惟陛下聽諍臣去兼權直舍人院
董琳知滁州公言曰琳奴才不可臨郡罷之京戶與惟以火災乞
削奪公乞俞其請以謝百姓詔與惟錫秩大後求言有李子道鄒
雲龍者上書御筆並補將仕郎公封還曰昔仲弓方勸章聖立七廟
范亦顏請濮園稱親章辟光欲出岐王于外皆為先朝所斥今窶
人寒士揣摩希合傷陛下之友睦反從而官之乎卒寢其命初遠
相諱言綱常竄謫相望世以為戒及上親政復故王爵召真魏洪

三公褒贈前評事胡夢昱是稍有續前說者殿中侍御史將峴
愚之疏劾四人而公為魁桀立殿上移時請置重辟賴上至仁僅
從薄譴公退而杜門謂同志曰某諫省第一義賴矣猶權記注掌
贊書侍軒陛下餘斥去乃峴意非上意也主管紹興府千秋鴻禧
觀俄起知建寧府中寢四年除秘閣修撰福建路轉運判官固辭
文清李公當國以書諭上意公亦以歲荒閩人艱食起視事首發
常平賑糴自鄉郡始至建則上四州尤貴糴委寓士蔡君抗措置
糴事且勉之曰昔文公嘗以諸司檄走山谷所以煩文公者非諸

司也百姓也部內有捐粟平糶者必言其狀于朝漕計命脉在鹽
公務存大體福之支邑不鬻筴私販公行長溪縣民請抱鹽稅公
曰備不可作劍人既食州鹽縣復抑賣蓮城科夫擔運永福縱卒
搜捕公悉禁止淳祐改元除集英殿修撰知廣州廣東經畧安撫
明年至廣四年陞寶章閣待制經畧安撫使再任裡沛封莆田縣
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六年進寶章閣直學士因任治先風化不鄙
夷其人以兼司俸尽送三季按朱氏所定禮更造冕服爵俎樽壺
籩豆簋簋得編鐘十于南恩鑄足之取石於英韶以為磬行釋菜

兩時不

者十鄉飲者三廣俗嫁曰老女無媒而合曰搭伴喪家享客曰出
齋有不葬而暴屍柩于野者長大不巾笄者無男而立女戶者臧
獲病死而誣主者皆曉以義理東以條約雖鄙事必究極原本貫
穿禮法書判多累千言少亦數百字廣人珍誦增摧鋒軍春衣錢
舊水軍出戍借一年糧公命別給免借尅郡計素窘公簡儉節縮
為備安四庫各執緡十萬先是楊公長孺嘗會州用歲少數萬至
公歲羨十萬改創清海軍門樓鉅麗為諸道城堞樓櫓苑囿堂
榭皆出新意營繕華好如中州而民不知役四庫外羨緡尚十餘

萬公儒者未嘗行巧取豪奪之政亦莫知其何以致此也公初南
轅或曰傅長沙者畏卑濕牧始安者歎瘴癘人之情也公此行能
懣懣久居乎公曰君言過矣上付吾方面不已重乎自公去國大
臣之明揚近臣之密啓群臣之造辟士人之舉幡皆曰公宜在天
子左右然朝廷每難其代久之改知隆興府遣吏士輅新帥未至
七年五月庚申感微疾乙丑終于州治年六十五積階至朝議大
夫公在鎮五年晨出視事午未小憇復出夜漏上數刻乃休已病
猶自力屬纊語不及私官吏軍民如喪親戚朝野嗟悼吾黨相吊

皆曰無以繫世道屬人望矣遺表聞贈四官為通議大夫公娶林氏侍即簡肅公衆之孫能與公同甘苦先九年卒贈碩人葬嘉禾里之仁山一男演孫承務即一女前卒奉議即新知瑞州新昌縣宋應先其婿也孫男女各一人公父子無跬步相離授代有日命演入京銓注既發月餘而公捐館演觸三伏走萬里扶柩哀慟行路俚俗客死不返舍演獨奉公喪還第以某臘月壬寅以碩人合祔祭葬皆用古禮公少溫潤玉立眉目如畫晚節清羸特甚不以宦達為樂自號鐵菴平居問學抑畏自言四科之目最訥于言七

情之中所少惟怒一旦立殿陛與天子宰相是非可否雖貴有不能奪也遺文皆精妙可傳有奏議外制雜著若干卷公性孝友兄

大輿弟大鏞早卒經紀孀幼恩誼甚篤前葬演奉家傳諫草來曰知先人深者惟一二執友耀軒王公邁旣狀其行上之太史矣銘以累子某受讀而有感焉自昔論諫之臣泛則人主之意不悟切則言者之身常危以本朝數大節目觀之論濮事獻可最切攻新法坡公最切諫瑤華道鄉最切排和議澹菴最切是數君子者前雖坎壈流落後皆遇合光顯列聖涵養作成之也端平以後言網

常者衆矣。豈敢切然。公未嘗坎壈流落。外使鄉部帥。巨屏內列法。從陛下。涵養作成之也。始某得罪。與公同傳。歷數宰輔。皆言峴中。傷深未易解。晚被收召。辭不敢進。及對上。顧問甚寵。因奏公等。數人淹留將老矣。惟陛下記省。上不以為忤。卽日出宸翰。擢少蓬。俄而侍書帷。攝詞掖矣。以上之於某如此。知其于公無他也。使公無恙。上必引以自近。善類有復合之理。世道有將興之候矣。嗚呼。天也。銘曰。偉哉方公。士之準的。色夷氣溫。外若可卽。其內方嚴。鐵壁玉尺。入居遺補。出歷方伯。遠有諫草。近有治績。維古人物。莫盛列。

國孔氏尚論指不多屈曰僑遺愛曰肸遺直惟公所立今之僑肸
世無左氏賦此銘筆

祭方德潤文

劉克莊

嗚呼蔣彈四人兄魁我並次及臞翁請誅無赦而不誅恩出陛
下兄解筆索我奪民社謂兄累我事實不然狂瞽之論其發在死
我旣蓬飄兄亦株連兄不我捨水涯山巔村酒過牆野菜共掘居
亡幾何迭起持節鄣柝甚我再白雨輟我專一壑兄帥百粵上于
吾倚其仁如天眾誓傾楫獨斷保全我復駕軺朝方改絃晚面清

光頓首榻前端平諸人凋零誰在僅餘一二山林嶺海昔猶壯盛
今各老大匪咀收之恐不可待芻言稍切天為動顏退白丞相甫
數日間詔以南伯鎮于西山心切喜兄出入玉闕夫何滯留嚴裝
未發怪鵬禍費妖星隕葛得非霧潦無乃炎執縉紳相吊蒼黔望
絕符靖而後賢少國空係世道者道鄉了翁兄之諫書不愧二公誰
為南董發揮遺忠兄處友朋怕謙抑終日默欲語面赤一奮
其勇万夫辟易器之鐵壁彥和王尺嗟斯人今也則亡胡不斨
厦胡不廟堂胡不錦歸壽考徇律揮金於宗釣游於鄉我自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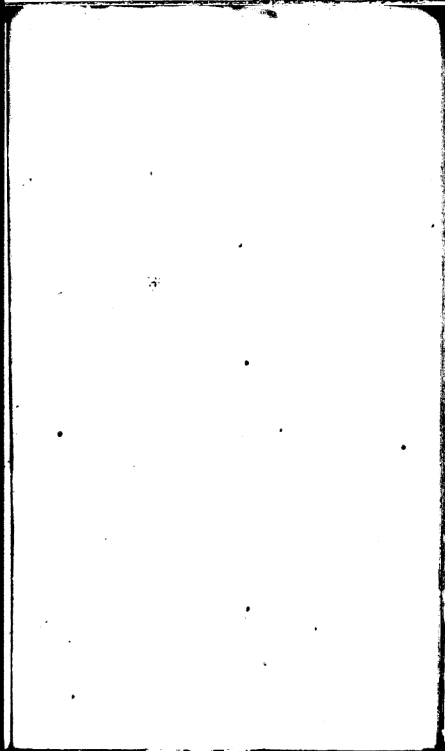
裝
則忝親友同季青衿分路白首富貴朝露惟名不朽兄聞我誅必
舉我酒烏乎哀哉

劉澹齋跋

碑舊豎墓左咸豐初永逆煽亂墓為土寇所發碑併遭毀散卧草
間按碑係先文定公手撰亟檢後村大全集校之凡二千九百八
十七字只存六百六十七字書冊篆額均缺莫考後二十年復經
此山曩時所見之石概已無存金石最壽其信然耶按碑載公諱
大琮字德潤為長官廷範十四世孫擢開禧乙丑南宮第三人官
終寶章閣直學士史無專傳僅附見趙興權等傳又按碑初由江西
漕幕為李宗勉徐清叟鄭清之所知端平三年以右正言輪對厯

陳濟却之寃凡所疏時事考之史子等書悉合時帝嗜好漸開后
家雙節同日併拜推恩閭美人親屬官百餘人又興入洛之師與
挑撻鬻襄漢淮蜀日事兵爭皆當時大故公以外臣入書室痛切言
之又按公集是年十一月十一日直前劄子有云方危機交迫悔
改已遲若遲而又遲一旦瓦解雖人主汲汲修德百官皇皇修政
祈哀于宗社請命於上帝已無所及自古危亡之極豈其國之君
皆失道臣皆失賢蓋其由來漸矣可比更生外家封事碑不錄此
文過於悲激也又碑載李子道鄒雲龍言事補官疏寢其命周公

謹又以為為夕即丁植桂馭止嗟乎雲川之獄人倫大變舉朝皆
寃之崔菊坡至於終身不拜理宗召命李鄒與將反敢倡興異論
真小人之尤也哉將將死前一二月終日譖語若喪志者全謝山
謂將晚節有弭變之功其前愆可蓋者耶又按文定公銘詞以僞
肝相比公歿後十年從侍講李昉英之請予諡忠惠初議者為太
常博士雷宜中覆議者為考功郎洪勳抑信尚論人物必出於是
非之公豈私於愛憎者王邁嘗語先文定公曰君名德潤字子實
錄此碑之無諛詞尤可見矣



西復諡議

洪·勳

曰臣言以能直為忠主德以能容為聖主聖臣直其來尚矣孔公輔道范公仲淹鄒公浩在昔皆以敢言著聲惟我仁哲二宗之聖能容之上有容德固慷慨憂國者所由以自見實彼小人之所甚忌也何則上之人樂於容君子則小人無由見售故必出邪說以攻之使下不得以直言聞上不得以容德著昔之君子罹此患者多矣今於右史寶謨閣學士方公大琮見之端平丙申更化之三禩也秋七月上親擢公拾遺公感激知遇為國盡言風聲烈烈

幾足以追配初年真魏洪諸君者首疏指切綱常真誠懇款辨晰
著明縷：數千言不少畏阻孤忠自許如醫師持獨劑斷：乎謂
服者必起沉痾由今觀之公之言蘊矣上容之既而立右螭入西
掖每對必申前說至於駁論李子道鄒雲從更苦口極論上為可
其奏不獨容之而已主聖臣直千載一時彼何人斯嫉賢醜正起
而逐公去之嗚乎小人欲掩人主之容德以自售其害乃至是甚
矣國家不可一日有小人也異時清獻游公嘗自言峴用事欲去
去諸公而侶獨貞除天官小宰此足以見上之本心公倘不死

則遇主之吉於游公何遠哉初公以南宮高選仕值權臣當國翔州縣三十餘年僅書八考此志已非衆人所識端平始與衆正同升擢司言責遂能發摠素學植千古名節惜乎小人厄之道不行底蘊不尽見也雖在外服一年漕闕五年帥廣教民之道利民之事苟可尽心固無不為已歿且十年諡典未舉有司采輿議以請太常述公言行來上謂按之諡法慮國忘家曰忠遺愛在民曰惠蓋以忠惠易名嗚乎公之立朝可謂忠矣泄官信有惠矣謹如

初議于以下慰九原

一作泉

公生平自負要似劉元城之名聲而無

元城今有

元城之禍伊誰之力上之聖也小人豈恤哉謹議

二月二十三日
奉 聖旨依

謏山子云鐵菴厭薄浮華集中自存詩草甚少如讀石鼓文古
奧高異簡而足貴

為趙敬叔賦漢海獸葡萄鏡蓋鄭夾漈家故物也

方大琮

尚方老冶收精銅金膏玉水開瞳矇未央曉月低青桐六宮秋井
生芙蓉當塗妖鬼負神器銅人登車數行淚寶奩偶落長安市來
與人間照珠翠凝陰空祭江心龍海雨夜入閩王宮一朝愁殺滌
上翁破屋日夜穿晴虹西苑野露堪作酒中有駟餘活欲走趙禰

得之莫失手。龍女蛟童候之久。

四快圖

一人筦耳手不佳。一人袒背抓癢處。一人理髮虱擒獲。一人噴嚏
虎驚馬去。余鼻久塞耳驟聾。虱無附頭。已童惟背負。暄覺奇癢。麻
姑之爪不易逢。吾聞氣湧如隄潰。枕高唾遠。道家忌且留眼讀養
生書。莫將自試快意事。

謝氏祖孫創澧陽橋

澧陽極目雲氣昏。衝風揚波。鼉窟翻湘妃。抱琴望虞舜。日莫江竹

多啼痕木蘭為舟不可渡誰幻層淵作平路天潢夜靜牛渚長海
市朝晴蜃樓吐祖孫移山山可移昔人不信今見之千年猶有召
伯埭白面聚飲嗟何為

歌風臺次韻

歌風臺前野水長王媪賣酒旅屈涼酒邊老父說劉季頭戴竹冠
還故鄉山河霸氣已銷歇蠟：老柳吹斜陽臺前小兒手敲手筑：
聲更似三侯章

挽方德潤

方審樵

力挽端平疏。追還元祐風。祇今名未正。自古直難容。去國身如葉。
憂時髮鬢易蓬。轉輸煩計使。鎮撫仗元戎。化寓文章內。人遊禮樂中。
五年懷赤子。一念契蒼穹。寵僅優奎閣。言猶簡帝聰。頓忘前席召。
虛抱死疆哀。預決同師魯。先知即了翁。至誠存素履。定力見臨終。
族尚哲人逝。朝家善類空。我為天下哭。非但哭吾宗。

大傳公字
德和禮部

奏補太學生德和方君淑配薛氏墓誌銘

劉克莊

字大猷第

贈中奉大夫方公遠有三丈夫子伯揭陽令君大輿仲寶謨閣學

士諡忠憲公天琮君其季也名大鏞字德和少與二兄鼎峙有聲
場屋既而仲貴顯為端平賢諫官伯亦通籍封男人謂君功名踵
相接矣乃享年僅三十九卒以嘉定癸未某月某日葬以端平甲
午某月某日孺人薛氏左史公元鼎之孫婉嫕柔順歸君九年而
寡二女皆幼二子紹孫方貽孫時猶在腹人謂孺人盛年非久安
淡泊者而孺人自誓苦于思女撫之慈而訓之嚴子俱幼學

婚以時。長女早殤。次適鄭貢士子簡。前卒。初中奉公產薄。居姑。

清貧。二兄既仕。以汾曲之廬。

之田。翼焉。忠惠公宦游。必手孀。

幼俱。且以孺人少守空閨。寒暑。

至老不變。有伯姬之潔。深夜。

一爐長幼。禮樂共。

有龐媪之達。簪笄如六珈之飾焉。啜菽。

如五鼎之奉焉。實祐乙卯年五十七矣。以疾卒于寢。某月某日也。

明年紹孫又卒。貽孫將以丁巳某月葬孺人于豐城里林店溪中。

奉公墓側。忠惠公所卜也。于是君葬二紀矣。始以孺人合祔。貽孫。

屬辭來請銘。曰。余嘗銘君二兄之阡。世系詳矣。茲碑略焉。

澄孫字

仲

秘書墓誌銘

字

劉克莊

澄孫字

蒙仲名澄孫以字行曾大父庭禪大父履之號為履齋先生父大

東乙未乙科授永春主簿卒母林氏艾軒族孫女蒙仲入小學警

悟異群兒屬詞落筆長老皆驚若他生宿習而然者鄉先生邵文

學課試諸生姓名常出千百人上再拔曹薦中丁未甲科教授邵

武軍與賓禮書宿作俊秀一經賞識後多知名會學廩贏錢

校官例卷置貢士庄以待西上者秩滿入京余與虛齋趙公方奉

詔纂史議辟會屬余去不果監激賞所酒庫有蒸而去之者今

相魏公開大幕府于維揚以幹官辟時淮閩號小朝廷英彥輻輳
然粹有羽書軍冊衆方環視愕怡蒙仲磨盾鼻憑鼓多萬字少
千言各有意度魏公大喜有語妙天下之薦一府欽其才望猶強
至之克韓端叔之從坡也入為國子監書百庫官校藝南宮坐商論
去取不能下氣去添倅南劍州改泉州先是兩倅同餉左翼戍兵
蒙仲慨然曰添差猶方外司馬耳請于朝改屬正倅而水廳遂無
一事會闕守朝命攝郡兼舶黠籍胥魁素悍艾者舶舟至吏請按
說云蒙仲曰以待新侯為岷隍戴公竹湖李公作風月堂二公皆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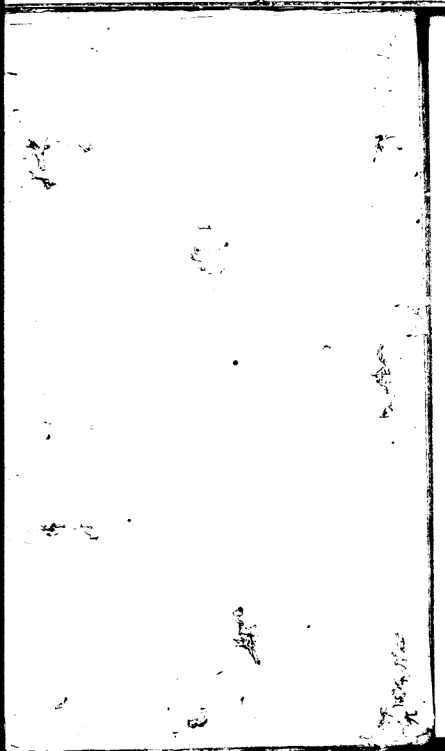
石勒又倖者節齋趙公建江閩辟機幕擢國子監主簿趙公移淮閩
改辟議幕趙號吏師其臨淮閩通敵透渡江氣甚惡治法征謀悉
咨元僚而行蒙仲亦孜：為盡力通上下情恤將士疾苦敵退府
罷蒙仲需以部武軍于是魏公衣歸舊賓客皆彈冠相慶蒙仲恐
奏記言一生貧簿幸樵川瓜熟願為朝廷拊摩凋瘵時 吳申冬也
余隨召節謁翹材魏公問蒙仲肯來乎余答蒙仲欲姑試外庸自
見有旨趣上樵歲三易守公私亦立專以清苦節縮支吾乏絕上
拱定送使外又為前政適綱數千萬拊柔獷俗表倡儒行與其心

民相安未期而報政以秘書即召臺閩上其劄最詔增一秩為
奉即蒙仲在郡以積勞體力益羸猶据案治事郡都賦晨起戒嚴
矣忽中風眩越三日卒于寢年四十八時洪尚書伯魯遭建以書
報蒙仲訃余馳白魏公公簡余曰蒙仲謝人間世造物豈可奪之
速耶抑祥瑞事不常有無可久之理即今而後還臺山英靈之
氣矣其痛惜之如此聚鄭氏藤州法曹仁甫之女封孺人子公權
以遺補將仕郎妙詞翰有父風嚮進而未出者二女尚幼蒙仲卒
以辛酉九月己丑葬以癸亥十一月丙申墓在白杜路口之原所

某有綱錦集通鑑表微鄉先達如方鐵菴王曜軒李儀曹皆折節
與之友與樵守方侯巨山福唐潘君庭堅尤相賞好東澗湯公為
銘綱錦堂余與蒙仲連牆也通家也蒙仲諸父余銘其三又銘潛
仲今又銘蒙仲焉蓋前賢作三經義者或不喜春秋為程氏學者
或未睹通典著潛書者或不能通秘閣之六論吟唐詩或不能
道原夫之一聯蒙仲則不然經傳皆探索精微詞藝各根極體要
方英妙時挾才乘氣不知者以為傲中年磨去鋒銳務為和易謙
巽前之嚴而其甚者皆親而神之矣遇貧賤布衣交往解衣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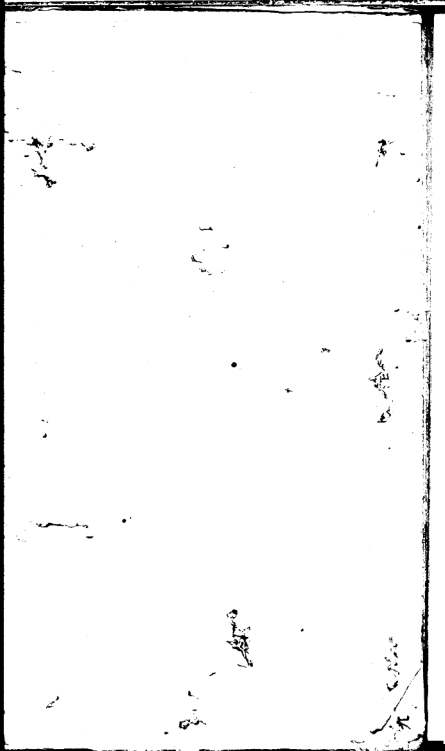
予宗戚有恩意初陟岵藟消孫尚幼扶攜教養以至成立蒙仲
為一世所愛敬然深自捐挹逢人則曰後村吾師也故哀其死者
多以唁余余曰昔也余奇若人為吾里有英物也為故人有美子
也為吾徒者畏友也今也余哀若人為朝廷惜譽勉之為臺閣惜
詞人也為東閣惜奇士也嗟乎蒙仲吾無所用吾情矣乃為銘曰
余嘗考論屈賈二士羊氏忠賢漢廷茂異一值斬蘭行吟憔悴一
逢絳灌流落遠外蒙仲出處則異于是堂之魏公疇昔羅致凱旋
歸鹿獲鳳至蒙仲獨請一朝自試若臺若闡上其郎最增秩雌

堂燕藜中秘大臣知己近臣引類非有諛原亦無害誼蓬萊遊矣
風引帆退笙鶴下矣丹飛竈壞孰為之哉命有所制何生之難何
奪之易地下修文天上作記以蒙仲觀容有是事燕許之手沈謝
之恩百年幾見一夕殄瘁昔人存歿乃見交際死者有知吾銘燕
愧



縣志風節傳

方蒙仲名澄孫以字行大東子少能文淳祐七年廷對萬言大約
欲聚君子以續國氣脈明公論以強國精神又請立涪陵後銅秦
檜子孫竄史高之以謝天下擢甲科為邵武軍教授置貢士莊德
滿監激賞所酒庫以甚去入為國子監庫官校藝雲南商論去
取不相下出判泉州攝守兼舶黥籍舞文吏不得送辟准西制置
司叅議官適元兵渡江治法征謀悉咨之而行元兵退知邵武軍
遂倡儒行請立樵川書院以尊教養郡最聞增一秩尋以秘書



寄錦州劉仲乙

方澄孫

母泊油河岸人騎峽口驢兩三千里別長短數行書妻子分離後
田園水旱餘故鄉兵火隔何處是安居

和劉後村咏梅

凜：冰霜巖壑氣亭亭
主立廟廊身從前誤把瑤姬比
子梅花俗了人

暗香踈影當名家
嗣鄉惟聞竹外科自古吟梅三句好
不如閣筆
屏看花

信筆

筆床茶竈苔蛭吟。搖落秋風萬里心。白髮滿。酒初醒。一籠燈火。四更深。

清孫公字
潛仲仙如

字大東公

方監舉墓誌銘

劉克莊

潛仲方氏名清孫幼敏悟絕出端平甲午生十七年矣與父大東
兄澄孫同拔胄解父子聲價一日喧輦下明年父擢乙科潛仲考
中春官以策場小誤報罷其年入太學淳祐丁未兄擢甲科潛
公私試每得雋幾校外優人謂其成名當不在父兄
戊辰以疾卒于家年三十一凡鄉之交游與四方之朋友皆聞而
哀之初族叔祖瑞州通守祖同長子監温州雙穗場元善無子欲
以潛仲父兄莫許也既而守與潛仲之父皆卒潛仲卒後元善

事

所後父若本生父待兩家骨肉情義如一雖少年高才然性易良
色謙挹意天之所栽培長養以貴達其身而亢大其宗者而摧之
暴奪之慘如此愛潛仲者求諸理而不得其說則曰才與命不兩
值也福與慧不兼全也嗚乎有是夫才者乃灾身之具也者乃
賊性之本歟潛仲自非角出不經意語較驚人程文既工詩話多
警口策有味然未嘗見其苦吟也楷法尤端勁可寶然未嘗見其學
書也嗚呼人積學而不能居不學而自能豈獨之所忌雖造物者
亦有所不樂于潛仲耶娶鮑使黃公非熊之女嘗有一子不育兄蒙

仲以閏二月壬申附行于本生父主簿之墓銘曰兄掩此坎兮
永抱仲氏之悲友書以石兮以慰伯氏之思